

短篇小說集

李青崖著



文苑

上

海

(短篇小說)



青崖著



3 0614 7449 4

上海目錄

|        |     |
|--------|-----|
| 中國的啞謎  | 一   |
| 機器     | 二三  |
| 喪偶的詩人  | 四三  |
| 吉祥話    | 七三  |
| 新傢具    | 八五  |
| 也許是這樣的 | 一〇〇 |
| 上海     | 一一五 |
| 工具     | 一三四 |

857.6  
285-4  
R

中國的啞謎

中國的啞謎

儘管大眾都是明明白白坐在陸地上的一間屋子裏，但是窗外的風聲和被風送過來的濤聲，却使得那房子裏的那些人，都彷彿感到那種坐在一隻長江船上的意味。這種聽官上的錯覺，一到有東北風的時候，便征服了這些初在海邊居住者的神經；尤其是在這種已入隆冬而門窗皆閉的夜裏。



本來那時候已經是黑夜了，兩盞電燈和一爐燒在一隻宜興沙缸的木炭，用一種適宜的光線和溫度，把這個矮而闊的屋子裏的空氣，點染得十分和煦起來；再配上了那幾件新舊參半的傢具，和那些擺在相當的傢具上的書籍器皿，幾乎誰也猜不着這是一個自由譎戾到天涯海角的漂泊式的小家庭；而況這個家庭的賓主，都全體欣欣然在這屋子裏團聚。

一口擱在牆角邊的方桌上的小鐘噹地響了一下，那主婦抬頭一看，知道正是五點三十分；接着便仍然雙手捧着一隻銅盤，用一種在水平面上打圈的動作，來搖蕩盤裏那些正在製造中的「元宵」，一面對着那兩個要求一位漂亮的青年女賓說故事的孩子，半嗔半喜地瞧了一下——這女賓正在一隻碗裏調拌那種和着白糖與豬油的芝麻核桃泥，給主婦供給元宵餡子的材料，那兩個孩子却看着碗裏的材料出神，彷彿也想來加入工作而一面又想有故事可聽似的，本來他們的彼此相差無幾的身材，正勉強彀得上立在桌子旁邊做事。

——洛兒，虎兒，主婦向他們說，你們別再和宛姑麻糰啦，要聽故事，你們還是問你們的爹罷。再要麻糰，宛姑明天一到上海，再也不會來；并且我們今晚的元宵，也會吃不成啦。

那兩個孩子，一齊用他們那幾隻大的黑眼睛，將信將疑地望着他們的母親；接着又望着宛姑，末了，終於望着他們那個躺在籐靠椅上看書的父親，同聲叫了一聲「爹爹」。

——故事嗎，我還得將來到萬有文庫裏去挑選！那裏面至少總有一兩件合式的罷！可是你們的媽把這件使命派得太早一點，那文庫像是還沒有出版。你們還是去幫着媽做元宵罷，不用說故事了。像這樣，宛姑免得受麻糰，元宵也可以早點兒到口裏。

孩子們奉着父命來做元宵，自然是樂不可支的；可是却惱了鞠青——他們的媽。

——白泉，你這是怎麼啦，鞠青憤憤地說，回頭，粉子撒啦，餛子沒啦，可別問我們要元宵吃。宛如，你看，他不還是五六年前的他嗎？

大衆都齊聲笑了。宛如却接着說：

——你們究竟是北京人——喔，我應當說是北平人，做元宵的手段真不錯；像我，就是捏幾個餛子，也還是費力不好看，遠趕不上你們的手段的圓活。

——得啦，宛如，白泉從籐椅上跳起來說，像她做的這樣的「多面體」一般的元宵，在北京——喔，北平，就是三歲的孩子，看見也要笑壞！你可知道，北京的元宵的滴粒滾圓，從前很使西洋來的人物，費過一些事嗎？

洛兒和虎兒又望着白泉出神了，鞠青把嘴把腮了一下：

——你又來扯淡！

——誰說，這是老爹當年常說的一件事，你就忘了嗎，鞠青？

她彷彿受了暗示似地，輕輕地說了一個「喔，」可是洛兒和虎兒聽見說到老

爹，便一齊把故事的和元宵之類的問題都丟開，來問他們的父親「究竟老爹說過甚麼」？

他們雖然都生得很晚，來不及看見他們的老爹，可是自從四五歲以來，久已從那幅懸在家鄉老房子的客廳當中的大照像，認識了老爹的頰白慈祥的面目；隨後他們又從父母伯叔的口裏，知道在老爹的那些令人敬佩的事情之中，有一件就是把自己在中年以後所見所聞，寫了一部經過二十三年並未間斷的日記，因此他們便天天希望有一天能彀看得懂那日記中的儲藏，去尋覓無窮的有味的事。所以現在聽見說「這是老爹常說的一件事」，當然他們的快樂，又換了趨向了。

他們的父親從籐靠椅上起立了，同時，一種靜穆的微笑，從他那副長方的臉上的小鬍子裏露出來，接着看他瞧瞧他的妻和子，又瞧瞧宛如。然後說：

——宛如，你也許早就聽見我們談過罷。你剛才不是說北平人會做元宵嗎？至少，你對於元宵是有相當的認識的！

宛如的臉上，也起了一雙笑渦了；然而她們倆的工作始終沒有停住，那兩個孩子始終望着他的父親。白泉立起來走了一兩步，便在那些已經做好而堆在一個大磁盤的元宵裏拈了一個向他們眼前一揚：

——老爹第一次對我說這段話的時節，也正是有一次家裏正做這種雪白滾圓的點心，想想這又是二十好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候家裏正都初住在杭州，我的年齡，不過是十三四歲光景。

她說完之後，便把那元宵放在原來的盤子裏，按着便向鞠青笑了一下：

——你還記得嗎？鞠青？根據祖父的傳說，這件事的原委是這樣的：

『有一年在過了元宵節之後多少日，北京忽然起了一個小小的社會問題，就是整個兒北京的城裏城外的餠餠鋪的掌櫃和夥計，都齊班跑到東城一個餠餠鋪裏去講道理，說這家鋪子破了行規，不應當在那時候還拿元宵發賣。開始，因為彼此兩不相下，以致聲勢洶洶，所以那些看熱鬧的人，幾乎把那條五六丈寬泥土大

道弄得交通斷絕，虧得驚動了巡街的御史，才從容把這些亂蕪蕪的閑雜人等鎮壓下來。結果，兩造都帶到衙門裏罰了錢，捱了板子，這個小小的社會問題就此解決。事後經過許多好事者的調查，才知道這件事是由於一個從西洋來的進貢欵差而起。

『在清朝乾隆年間，不是有西洋一個甚麼咕喇咕嚕國到中國來進貢嗎？——說到進貢，不過是當時自命爲天朝人物的片面糊塗議論罷了，在事實上，我們至少應當看做這是那些黃頭髮綠眼睛的民族的一種探險行爲。這件事情裏的外國欵差，就是這個咕喇咕嚕國的公使。聽說他那一次在北京住了好幾月；並且在未到北京以前，他領着他那些咕喇咕嚕的隨員和咕喇咕嚕的貢品，坐了幾隻漂海的帆船，花了多少月日，才咕喇咕嚕地從廣東一步一步漂到天津。一路之上，他們自然和中國人士接過許多次的頭，所以對於中國的多多少少東西，有了一些不成統系的認識。

「好容易從天津坐着那種在那泥土大道上搖搖擺擺的兩輪騾車拖到北京，他們畢竟又消磨了許多光陰，才見了清朝的乾隆皇帝，因為不僅費了許多事去討論磕頭和鞠躬的問題，並且就是見皇帝的地點，也費了無窮的研究。等到見過了皇帝，在理論上自然是可以走了；可是又因為冬季海道不通，所以便又在我們曩日稱為綿繡般的華夏的都城，再勾留一些時候才走。

「在這個勾留的期間裏，他們免不了和當日北京的王公官府酬酢往來，於是在初冬的某一次宴會裏，竟嘗着了「元宵」的滋味了。他們在咬着這樣一個又白又圓又甜又酥的點心，再把牠從舌頭上滑過喉嚨然後送到胃囊裏的時候，真覺得東方古國的食品也一樣有君子之風；以後每吃一次，便贊美一次。尤其是那位公使，每次總要咕唧咕嚕地說一些贊美之詞，登時便有一個做臨時通譯官的天主教士，把那些贊美之詞譯成中國話，灌到當日做東的那些王公官府的耳朵裏。

「贊美的話灌到一個人的耳朵裏，能發說不是一種肉體上的美感嗎！所以某

一次做東的那個滿洲親王，竟高興得了不得，於是在第二日一大早，送了他二百多個沒有煮熟的生元宵。這一件在我們視為無關重要的食物餽贈，竟引起了這個外交家的好奇心了，所以他便極力來觀察。原來他在廣東北京之間的路上，早已吃過這樣一種白色甜味的圓球，可是不僅沒有在北京所吃的這樣酥，就是以形態之圓而論，也遠不及那樣規則。這種比較一縱一橫地交錯起來，所以他在愛不釋手的欣賞之後，竟疑心這位滿洲親王所送來的和他在北京所吃的這種點心，是用一種天然的鮮果整個地風乾而成，而路上所吃的那種，是因為摹仿這一種才用人工製造的。

「這個外交官的隨員裏面，當然不缺乏醫官和科學家，他在得着了這樣的奇異的疑問之後，便把他這兩種隨員和他的參贊官請過來一同判別。他們在用了許多咭喇咕嚕的器具，拿幾個元宵度量了一大陣解剖了好幾回之後，一個科學隨員說是：「一件值得使人注意的事，就是不僅那點心的外殼，個個是合乎數學地渾

圓的球形，並且那內核之圓也和外殼一般無二，不同之點，就是這兩個球的直徑大小不同。所以這東西的構造，儼然是地球的雛型，不過把地球的橢圓變為渾圓罷了。至於從前在路上所吃的那一些，和這種決不一樣。

「三個醫官除了給這科學家表示同情以外，更發見了一個新的觀察。他們說是：「內核的質料，雖然像黑花崗石一般是黑白粗細錯雜的；可是外殼的質料之停勻均一，簡直是一種成熟了的馬鈴薯，若以人工而言，大概就是英皇查爾士一世的御用麵包師，也沒有這種調和的手段。所以斷定這點心即令萬一不是天然的東西，然而除了孔夫子，決沒有第二個人能殼創造這樣的珍品；進一層，就是說祇有孔夫子知道其中的祕密。」

「孔夫子固然是找不着的！就是孔夫子的信徒們他們，也沒有法子能殼會得見。那末他們祇有請教北堂裏的那些天主教教士了，然而這些赫誼倨傲的咕喇咕嚕國外交人材，怎樣肯把這種問題去問那些祇吃牛肉不討老婆的「和尚」呢？可

見這種啞謎，是一輩子握住自身權威的主人翁，所以他們那時候除了再行飽餐一頓元宵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

「他們在細膩地玩味這種點心的滋味的時候，那位充當參贊官的社會學家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說：『從前在路上吃的那一種，中國人叫牠做『湯團』，現在這東西，在禮單上所寫的却是元宵兩個字，顯見得至少本來不是一件東西！』」大衆聽了這篇明論，誰也不否認他的見解，但是那啞謎却依然無法解決。

「不知不覺，光陰又到了中國過新年的時候了，這班外交官吏除了隨鄉入俗地拜年以外，却也摹仿那些久住北京的人一般兒去逛廠甸去逛廟，來領略東方古國的君子之風，儘管他們那雙耳朵裏，到處都可以被那種不甚可解的不同情式的中國字眼所充塞。有一天，他們正坐着那種兩輪騾車，在一條被兩行短牆般的店鋪房屋所夾住的泥土大街上，搖搖擺擺地前進。忽然一下，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從那些關着門去專誠過年的店鋪中間，看見有一家敞開門的鋪子，鋪子裏面有許多

出出進進的顧客，櫃台上面，堆着許多成盤的雪白般的金字塔似的堆兒。這個人隨口向那車夫一問，車夫隨口便說：「那鋪子是賣元宵的地方，一到元宵節，誰都得吃元宵；不到三五天就是元宵節啦，所以有許多人來買。」

「好了，他們自認是找着了孔夫子的信徒所開的店了，那末元宵啞謎的關鍵也可以解決了，於是議定第一着是先派人到市上去買元宵回來，去考察在市上流行的和在應酬場中流行的是否一樣；第二着再去根究元宵的構成是否天生抑係人力。」

「結果，在派人買來了百十個元宵之後，第二着却依據第一着而直接連帶得了解決；就是市上的和應酬場中的雖然略有差別，但是從這種差別上，却證明了元宵也和湯團一樣是人工造成的。所以兩個問題總算一同解決。然而第三個問題却應運而生了！就是像這樣一個渾圓的內核，怎樣居然能殼緊緊地停勻地包在一個渾圓的外殼裏面，而又絲毫不露一點兒痕跡呢？中國的玩意兒真是啞謎！真是

層出不窮的啞謎！所以他們承認要解決這第三個問題乃至這第三個問題以後的若干問題，根本上非去親眼目觀那製造元宵的原料和方法不可。

事情便照他們這些外交官所咕咧咕嚕地議定的辦了：就是選了兩三個從天津雇來的伶俐的中國僕歐，叫他們去想办法叫餠餠鋪的元宵司夫，給他們當面做一回元宵，而用費的多少在所不計。這班僕歐在十來天之後，才來報告確實的辦法，據說是從大興縣衙門的想盡方法，答應給一百兩紋銀做定製兩千枚元宵的工料費，才有一家餠餠鋪肯做元宵給他們看。預定的日期是二月初二。地點就是那家餠餠鋪的作坊。這班外交官沒有第二個辦法，便祇得答應下來；但是一方面却準備他們所視為應當攜帶以便觀察的那些器械。到了那一天，他們六七個人，把前兩三天所咕咧咕嚕地準備的那些器械帶在身邊，一大早分別坐着四五掛轎式驛車，在地方官府所派的防護人員的引導之下，向那家餠餠鋪出發了。

初春的晨曦，儘管像是和煦地射在北京的地面上，然而那種近乎灰白的光

線，畢竟沒有強大的魄力，使那些包圍在冰雪之下的一切，透一點兒生氣出來，彷彿天時固然已在初春，但是春光却還沒有飛到黃河的北岸似的。他們的車子在這種晨曦裏，搖搖擺擺地走了一條街又是一條街，看着漸漸地到了熱鬧的街市；那些趕早做買賣的和採辦物品的，在這時候一步一步都增加起來，他們的笑聲聲音，偶爾也能使這一隊晨興的遠方人注意。幾掛載煤的板車，在三四匹使着全力去推開地球的騾馬的挽曳之下，發出那種遲鈍的磕碰聲和那種繼續的左偏右側的顛播波動，一面彷彿隨着車夫手裏的長鞭的影子，從那些稀疎的人縫兒裏，各自趕各自的前程，因此他們這四五掛轎式騾車，似乎格外有快一些輕一些的姿态了。偶爾有一個車夫拿那長鞭刷也似地在空中激動一下，那些外交官的耳鼓，便清脆地收到了一個必入的聲音，同時他們還立刻看見幾道由蒸氣所成的氣柱，從那板車車夫所御的那些騾馬的或俯或仰的鼻孔裏吐到外面來。空氣固然是新鮮的，而泥土大路上的塵土，也被早霜所沾濕，所以他們儘管身上觸到一

點兒料峭的春寒，但是面目上却有一種清潔的肉感享樂。

「這種東方古國的平凡的人生實現，一幅一幅無甚變更地射入那些遠方人的眼簾，幾乎處處都可以使他們明白「君子之風」那四個字的雍容爾雅の意味。尤其是那些陳列在店鋪簷前或者門內的物品器具，甚而至於一隻百靈鳥或者一條小的哈巴狗兒，幾乎件件都像元宵那個問題似地，滿身含着啞謎般的丰儀，所以他們以為若是一件件考察起來，大概非花幾千幾萬次的一百兩紋銀不可。在十八世紀游歷中國而遇不着孔夫子，是一件何等不經濟的事！」

「忽然，那幾掛轎車在一家店鋪門口停下來了。他們一下車，便看見門口已經停着無數的人，其中走出幾個衣裳齊整一些的，據說就是那餽餉鋪裏的掌櫃和店伙之流特來迎接洋主顧。那些洋主顧一進店門，接着就在一間頗為乾淨頗為溫暖的小屋子裏一坐，便又明白東方古國的店鋪房屋和傢具，也可以證明牠的國富民殷：件件是裝金的，件件是絲織的，件件是明漆的，咕喇咕嚕國那兒有這一套

呢！琉璃剜的風燈，香牛皮鑲的門簾，象牙做的小秤桿，咕啾咕嚕國那兒又有這一套呢！儘管掌櫃一說話就噴出蔥蒜的味兒來，但這個却和咕啾咕嚕國的人吃到牛排必讓圓球紅蔥一般，同時是衛生的作用。大概這個餽餽鋪的作坊裏的器具，至少也全是噴銀的和裝金的罷。好在立刻就可以見個分曉，當然，這一次却不必服從啞謎的權威……

「他們正這樣地思忖之際，忽然裏面那幅鑲着香牛皮的門簾被人一把揭了起來，登時便有一個由地方官府派出來的跟人，在那門簾口高高地喊了一聲『伺候齊備』！接着就引着這一千人證，轉灣抹角地走到了那個作坊。」

「誰知作坊裏的境界，可叫他們大失所望：光線不強，面積不大，還是小焉者也，最出人意料的事，就是從工作的器具看到工作者的衣裳和面目，所有的顏色無一不是晦暗的，再加上那些黑壓壓塞滿了那作坊的人，和那種溫暖而混雜了脂肪味兒的空氣，幾乎使這些外交官忘掉了那個專誠而來的目的了；然而他們却

祇好隨着那個做引導者的脚步，在作坊裏開始巡視起來。

「一個胖子——就是掌櫃的——指着一排列在一引靠裏面的牆根而大小不同的瓦缸向他們說：「材料都在那些缸的裏面，因為恐怕耗子嘴饞，所以向來用木蓋把那些缸蓋好。」接着他便把那些缸上的木蓋，一隻一隻更番地揭開來，一面報告其中所儲的材料。

「一隻大缸滿盛着雪白像麵粉般的東西，那就是磨好又磨篩好又篩的糯米粉子，一缸是炒熟了的黑芝麻末子，一缸是搗碎了的去皮胡桃肉，一缸是白砂糖，一缸是凝得像玉一般的豬油。那個胖子說道：「所有的材料都在這兒，我們費去好幾天功夫才安排齊備，現在祇要動手做啦。」

「登時就有人用大勺子量了幾勺芝麻末子，幾勺胡桃肉和幾勺白砂糖，一同攪在一隻大的瓦盆裏，另外又取了兩勺豬油加在上面，接着便拿那瓦盆攔在窗前的——一條長案子上，取了一枝兩尺來長的木杖，來混和那瓦盆裏的東西。眼見得那

種黑顏色的混和物已經是停勻的了，他便拿那瓦盆交給另外一個立在長案那端的人。在這個人的手邊，放着一條三寸來高兩寸來寬三尺來長的木條子，條子的面上，剜好了一條七八分深七八分寬的方槽，他接着了那瓦盆，使用手向瓦盆裏抓取一些混和物，一下一下拿那木條子的方槽填平；隨後，他拿那木條子翻轉來向長案上仆倒，輕輕地敲了兩三下，再抓起那木條子，於是便看見了一條長的黑東西，端正地留在長案上了。立刻，這條黑東西，被一把明晃晃的廚刀解成三四十個骰子形的方塊兒，他使用廚刀托起這些方塊兒攔在一隻盤子裏，接着拿那盤子向第二張長案上一推。

「沒有多少時候，第二張長案上，已經堆着百多個方塊兒，便有另外一個漢子，拿這些東西一齊放在一隻懸在空中的水平地位的大圓木盤裏，再伸起兩隻胳膊拿那隻大圓木盤在水平地位搖蕩起來——木盤下面另外生着一大爐炭火。這些外交官的耳朵裏，開始祇聽見一陣骨楞楞的輕微的撞擊震動；一會兒彷彿那動撞

擊的動作變成追逐的動作似的，因為骨楞楞的震動已經停止，祇聽見一種繼續不斷的沙沙之聲了。

「那漢子拿那大圓木盤從空中托下來的時候，他們祇看見一些像胡桃般大小的渾圓黑球兒了。胖的掌櫃本已跟着過來，這時拿着一個球兒向那些外交官說：「這就是元宵的餛子，大小向來是這樣的；要是外面包皮的厚薄，就全在乎您各位的意思。現在請您各位瞧瞧我們怎樣上包皮罷。」

「現在他們已經都走到一個用竹皮編成的圓籩跟前了。這隻竹籩也懸在空中的水平地位，高矮和那隻大圓木盤一樣，恰巧和一個人的肩膀相平，不過下面沒有生火。籩裏鋪着一層雪白糯米粉子，粉子上面擺着百十來個餛子。那掌櫃說一聲「搖罷！」於是便有一個身長面削的老司夫，推動那隻竹籩在水平面上打起圈來。看着那些餛子從一陣沙沙的磨擦聲音裏面，漸漸由黑而成了灰黑的了，由灰黑而成了銀灰的了，由銀灰而成了雪白的了；並且體積也漸漸大起來，不過始終

是滴粒滾圓的。

「忽然，在那竹籩裏的粉子很明顯地減少的時候，這個動作便停止下來，這位老司夫，叫那個立在身旁的小徒弟到瓦缸裏去取粉子來添，一面自己却用一雙筷子，從容不迫地向籩裏夾出一個被粉子包好的球兒，往第三張長案上的那碗涼水裏整個地沾濕一下，立刻又提出水面，向空中搖了幾搖，然後拿那個被粉子包好的球兒，放在籩裏的乾粉子上面，於是再夾那第二個去沾濕一下……看着他，把滿籩的球兒都沾過一遍以後，然後才利用那些新添的粉子，一面推動竹籩，使那些濕了的球兒，再因吸取的作用來增加自身的體積。

「那個公使用他們的家鄉話，咕啾咕嚕地用贊嘆的神情向他的隨員們說道：「想想罷，瑞士國的鐘表師做齒輪，也沒有這樣精細呀！」隨員們未及回答，那掌櫃以爲是議論到元宵外皮的厚薄，便說：「您若是要吃薄皮兒的元宵，搖完這次就可以不必再添粉子啦。」那公使點了點頭，一面便吩咐那幾個科學隨員和醫

官，要他們現在應當度量每一百個元宵所需的各種原料的成分是怎樣配搭的，就是所用的那碗清水的重量，也得仔細量一量。自己却帶着那位做參贊官的社會學家出了那個作坊。

「臨行之時，他向那掌櫃問道：『你們都是孔夫子的門生嗎？』掌櫃答道：『我們不敢高攀，不敢！不敢！我們祇敬敬關夫子和財神爺。』」

「這兩個外交家雖然明白了元宵之所以爲元宵，但是餽餽舖的掌櫃的不敢高攀孔夫子而祇敬敬關夫子和財神爺的這個啞謎，却始終沒有法子解決！」

「幾天之後，北京就發生了那個小小的社會問題，衙門裏除了打人和罰錢以外，並且廢止那個在那一案裏算得罪魁禍首的行規，所以從此在北京或者今日在北平，不論甚麼時候，也不論甚麼店舖，祇有天氣合式，材料順手，都能穀做元宵出賣呀。」

「你瞧，宛如，」白泉在述完了他祖父所傳的傳說接着便向那青年姑娘說，  
「像他們那樣用一定的器具和一定的方法做成的元宵，自然是滴粒滾圓的，我們  
怎能較比得上他們呢！你別再來說她的手段圓活罷。」

「圓活不圓活。是另外一件事，」宛如帶着微笑說，「可是我不敢高攀孔夫子的  
那個隱謎，不知道在現在的咕喇咕嚕國的外交官的心裏，得了解決沒有？」

十八年十一月在吳淞寫完。

## 機 噐

這大約就是不多幾天前的事罷。那條每日總有二三十艘千噸以上的船隻出進的黃浦江，在這一天忽然像是受了水面特別戒嚴的命令似地，竟斷絕了交通的作  
用；尤其是那下游靠近海口一帶的堤上，格外顯得冷落淒涼。在那裏，我們抬頭一望，兩三丈以外祇有白茫茫一片的模糊溷濁的霧圍，和堤上三五枝籠罩在這霧

園裏的樹木所偶然顯出的巨靈樣的黑影。一切都像是死了而又被一鋪灰白色的孝幕覆蓋着一樣，微動的溼風裏的江水汨汨和遠處偶然傳來的汽笛鳴鳴，都像是實現境界替這死了一切所奏的挽歌。陸地上的房屋與行人，空中的飛鳥，都和江面上的船隻一同失了蹤影了。原來在這天的上一天的傍晚，揚子江的海口附近，忽然大霧瀰漫，在海邊這種冬盡春回的氣壓低落的時令裏，這原是常有的現象；不過像這回延長至一天之久並且愈積愈濃的霧，却實在是不多見的，所以在這一日的下午，便有幾個好奇的人，特地從上海趁着火車到吳淞的海邊來賞霧。他們在沿着那條向東北而行的海塘一往一來地走了幾里路之後，便走到一家臨江望海的西式酒店裏去了。

許多杯的酒和許多枝的烟，都隨着許多句的話一齊消費去了；但是他們却都戀戀地不肯走開，望着那種包羅萬象又從而埋沒之的霧圍，彷彿不忍拋去。

『唉！』一個眉目疎朗皮色康健的小鬍子說，『倘若胡胖子今天在我們一道，

那就更熱鬧了！可惜我們今天沒有找得着他。」

他說完之後，伸起一隻西洋少婦式的瑩白而又緋紅的手，托一托自己鼻頭上那副黑邊大眼鏡，一面却用一種慈祥而靜穆的眼光，望着同坐的那幾個。

「哈哈，可不是嗎？」他左邊坐着的那個少年說，「胡胖子今天到真茹給言寶章修機器去了，他昨天沒有給你說嗎，木維？」

木維那副慈祥而靜穆的眼光，吐出笑味出來了；那少年口裏也似乎因爲一笑便也迸出了一口烟，同時我們還看見他那個扁荔枝樣的喉結在他那仙鶴式的長頸上活動了一下。

「機器？」好幾個人齊聲不約而同地問着，其中有一個却用一種類乎揚州口音的調子，繼續又問了一聲：「守吾，究竟什麼機器？」

「那個「機器」呀！」守吾說，「冰之，就是那個「機器」，哈哈！」

大家却又齊聲不約而同地笑了，祇有冰之依然輪起那雙嵌在他那副瘦而長的

臉上的大眼睛，在十來秒鐘之後才打了一個格外響一些哈哈。接着便一齊來談胡胖子給言寶章修「機器」的問題了。

正文說完了，有一個人便說：「胡胖子真了不得，他要是在內地的二三等都市裏，竟可以掛一塊修理各項「機器」的招牌！」

「並且還是狠好的好手！」木維用贊嘆的神氣說，接着便舉起一杯白蘭地向大家一邀：「我們給胡胖子預祝前程罷！從柏林回來的人真是偉大的！」接着便向冰之說：「你的機器呢？」

冰之抬起他那個蚱蜢腦袋樣的腦袋向大眾注視了一遍慢慢地說：「那不必談了。」

結果因為大眾的要求，並且還有人說是要去問胡胖子，所以他終於搖頭幌腦用那種類乎揚州口音的調子說了這樣一段的自白：

——一九〇×年前，我那時候還在德國的某個城裏，那一年的聖誕節前後，我無意中遇了一個異性的新知。因為她的來路是有確實證明的，所以我在那一晚和那小鳥兒看了一幕影戲喝了一杯皮酒之後，便立刻從那種略有凍意的寒風中，引她到我的寓所裏去。……

幾分鐘後，那個臨時的埃田樂園裏，自然有了一組臨時的夏娃和亞當，因為時會的關係，他們免不得不度地勢便立刻唱起愛歌兒來。那夏娃提起了嗓子開始先唱，那亞當便來和着，誰知他雖然聚精會神和了兩三聲，但是始終不能和她的相合，結果他竟爽性一個字也唱不成。他先時以為是她的聲帶過於窄狹，所以音階異乎常軌，成了一種高不可拔和的調門；隨後他仔細向四週一瞧，才知道是環境的關係。

兩個窗口上的雙層頭的玻璃門，是一齊關閉了的，靠椅上那幾件脫下來的衣裳又是皮絨錯雜，這不都是在一間臥房裏可以看得見的一種冬天的景象嗎！然而

那座屹然像死神似地立着的破磚火爐，却連一點兒呼吸也沒有，所以牠不僅不能使那房子煖起來，也許還因為牠的煙囪通到外面却轉而輸入多少的冷氣。他們在那種氣候裏不度地勢來唱愛歌兒，怎能不受自然的影響呢！而那亞當所受的當然要比那夏娃所受的來得格外明顯，格外使他焦躁。他既然明白了低溫度對於他們——尤其是對於他——所生的影響，所以他除了安慰她之外當然還要設法使自己的聲帶興奮起來。

說到使聲帶興奮，當然是不容易的：燒燃那隻火爐固然非點把鐘不能辦，相度一個相當的地位去求一種比較適合於身體的溫度，當然也不是在一兩分鐘內可以實現的，時會固然壓迫他，尤其是因為知道天氣寒冷，愈覺得滿身的血管都格外比以前收縮得利害些。怎樣辦呢？怎樣辦呢？想了半天，祇好任憑她獨自畝在一個媽媽虎虎的地位，一面轉過背來給自己來設法！

忽然像是奇蹟似地，他的聲帶緊張起來，他自問竟可以和她對唱一兩闕；於

是便在喜氣揚揚之中，略略帶着忸怩的意味轉過身子走到她跟前來。她雖然臉上的落寞神情沒有完全強自遮掩乾淨，但是却當然沒有說是「拒絕不唱」。

他又提起嗓子了，使勁先唱了一聲，大有所謂「裂石穿雲」之概，那夏娃自然微笑起來，所以就用自己調門來迎合他的聲帶。他接着更使出勁兒盡力又更高地唱了一聲，她便有了些欽仰之意；誰知他使勁過度，這一下子如同拿滿腔的蓄積，傾囊倒篋發洩出來似地唱過一聲，那聲帶因為受不住那種緊張和壓迫的情形便立刻潰折了：他便一個字再也唱不出來了！

冰之說到這裏頓然止住，如同這種印象還感慨繫之似地，我們瞧着他那雙在蚌殼頭上輪得滾圓的蚌殼眼睛，可以猜得出他的全身力量，還依然在「唱不出來了」那幾個字的上面寄托而沒有移開了。

「以後呢？」在座有一個人問。

「以後嗎！」冰之用惆悵的神清說，「我的機器就要人修理了！」

一陣普遍的笑聲，轟堂地鬧了一兩分鐘之久，也許他們周圍的濃霧，多少也要震開一個小圈兒。然而冰之却又長嘆一聲，說是「還有第二次哪！」——那個「二」字音調之耐人玩味真是不可形容的。

笑聲隨着那個「二」字的音波兒，一下便中止了。冰之接着往下說了這樣一件事：

x  
x  
x  
x  
x

——機器固然壞了，可是應用科學的功效畢竟不壞，所以那斷了的或者那至少是受傷的聲帶，在半年前後居然可以說是復了原，當時偶然唱唱那種歌兒却已經沒有發現過甚麼流弊。何況以後呢！然而在以後的一年光景的時候，偏偏又出了一個岔子。

那時候正在七八月光景，我許多朋友都離開了我所住的那個地方，跑到瑞士或者北海等處避暑，我却沒有旅行的興致，所以仍舊住着不動。有一天晚上，我

在某一個名叫禮景娜的音樂咖啡館坐了一歇便出來，預備到那咖啡館前面的十字街口趁電車回去；那時候大概已經有十點多鐘。

我到了那十字街口的候車處，不久便有三五部電車陸續由北而南，方向雖然不差，可是車的號數完全不是我所要趁的。接着便有好幾分鐘不看見車子經過，於是我便離開了候車處，走到十字街口人行道上，來來往往地緩步徘徊，去等候那號可趁的車子。

在某一次折轉身軀的時候，忽然看見有一俏皮女人的側身剪影，在那候車處發現了。這可叫我停着不走了，以所在的地點而論，她當然是等候那些由北而南的車，可是由北而南的車雖然過了又過，但是她也和我一樣不去趁。並且我從電燈下面，看清楚了她那個長短大小很合比例的身裁，她那套款式顏色很為調和的衣帽，和她手裏斜抱着的日傘，便輕輕對自己說了一個「不怎麼樣」，接着便機械似地走向她跟前去。

『她大概也是要趁我所預備趁的那號電車！』我一頭走一頭向自己說。『那末更……』誰知我抬頭一看，她已經跨過一電車軌道，向着那條街的東面人行道去了。

『嘿！有車不趁，見人就跑，這不明明是等候什麼嗎？像這樣一個女人，到這樣一個時候，在這樣一個情形裏來等人，當然不必多加研究便可以了然的，我何妨看個究竟呢？』

於是我便裝做沒有看見她一樣，洒開大步向前和她取了同方向的行動，等到在她跟前超過去走了兩三丈，我便拐灣走到右邊的一條小街裏面來窺察她。

從小街拐角上去望大街，才知道大街的景象哪！大街中部兩傍成行的大葉楊樹正在微風裏略帶蕭蕭的意味搖幌，對着那些串珠一般的電燈，牠們很能拿萬物正在發育完滿的期間那件事顯給我們瞧。儘管偶爾有一乘汽車或者兩三乘馬車匆匆經過，但是我們根據那種涼爽而甯靜的氣象，却不必定要聽到那大保羅堂的鐘

聲，已經猜到時候將近是半夜了——夏季的半夜了。那一對死在兩行楊樹的杪頭之間的電索，忽然又蚩蚩地響起來，接着我眼簾裏，又有一部由北而南的電車刷過了，車裏空空地沒有一個乘客，我正私自慶幸那個女人至少是沒有利用這一件交通器具，雖然我沒有看見她——不如說是沒有覺得她——已經在街口上過去。

我又回到那大街上了。那個她，却依然存在；但是支着手裏那柄日傘在樹陰下面徘徊，那種靜候的或急行的動作都取消了。我便從相對的方向迎着她走去；快要到互相接近的時候，便若有若無地向她脫一脫我的草帽，並且輕輕地道了一聲「晚安」。

結果呢？我算是沒有空費心機，居然收到了相等的答復。

在兩三次的問答之後，我便知道了她所需要的了，因為她似乎是用了誠懇的態度向我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從今晚十點鐘把把工作交給了那個接班的人之後，便離開了工作的地

方，到這裏附近一帶來等候我的媽和我的兩個妹妹。因為從明天起，我可以有三天的假期，所以早就和她們訂好了這個約會，使我能夠在離開工作之後，立刻得到一點身心上的舒適再去休息。您要知道我的工作，在私人裏看護病人的工作，是何等難於消磨光陰的啊！也許是我來得過遲一點，所以我在那候車處等了二三十分鐘竟沒有看見她們的影子；儘管我們另有第二個碰頭的地點，在禮景娜咖啡館二樓正面，可是您知道，先生，一個顧體面的女子怎樣能夠單身在一個咖啡館裏出出進進呢？然而却又不能夠再是那樣呆呆地等着，所以我祇好在這一帶來來往往走動，希望能夠望見她們從禮景娜咖啡館走出來，至少也可以一同趁車回去。可是這樣的行動，在您的眼底又快有半點鐘了，再等呢，時候已經不早，大概送我回去的電車，已經沒有幾乘——況且我還要走到威廉廣場去趁呀；禮景娜裏面去呢，是決然不能的。這真叫我着急！您：先生，是否可以給我幫忙一次嗎？

——祇要做得到，小姐，請您先說罷。

於是她就拿她的意思告訴我。原來她希望我到禮景娜裏面去尋找她的媽和她的兩個妹妹。

我在得着了種種相關的參考資料之後，便獨自機械地跨過了電車軌道，進了禮景娜，並且走上了二樓。猛地地一下，全個咖啡館的電燈一齊滅了，接着便聽見電影機括的軋軋之聲。

這時候我的心裏才陡然明瞭起來：一幕電影，大概總要十五六分鐘，這不是給她造成一個溜開的機會嗎？甚麼她的媽，甚麼她的兩個妹妹，甚麼二樓正面：……全是假話，全是假話！我怎樣當初不邀她一同進來尋呢？我真笨！我真笨！

那幕可詛咒的電影終於完了。我雖然知道在那目的地決不能發現甚麼，可是却依然根據種種相關的參考資料尋了一回，並且又跑上三樓偵察一陣，結果自然是一個「委實無從追緝」。

出了禮景娜的門，我雖然滿腔失望，可是最後的勇氣却沒有衰，所以仍舊走到約定的地點去會伊菱，那個給我發過尋人命令的俏皮女子；不管她是否已經溜開。

誰知事情真是出人意的：伊菱不僅沒有溜開，並且一經遠遠地望見我，竟用快快的步兒對着我走過來。我那時候，頓然又明白三字經上那句「勤有功」的格言是不誑人的。

末了，一切過去的事實，都由我的口裏傳入了伊菱的耳裏。這一來，伊菱真發急了，一連說了好幾個：「怎麼辦？怎麼辦？……」

因為時候呢，已經快到十二點一刻，全城的電車，不到三五分鐘都只有最後的一乘了，由我們說話的地點走到威廉廣場，至少也要六七分光景，那末她怎樣趕得着回家的電車呢？而她的家離開威廉廣場約莫有七八華里光景，地點自然在近郊的市鎮上，並且又有三分之二的路線是上山的陡坡兒。所以在事實上，她非

另覓代步的東西不可，那末，我們祇有叫車的那個唯一辦法了。在商酌了一度之後，我們便決定由那裏沿着大街的林蔭之下，向威廉廣場而行，一面既可以沿路叫車，一面也許還有運氣可以遇着那上山的電車恰巧誤點。

我們終於這樣做了。可是走不到一兩分鐘，那陣趕車的急行，竟化而為消磨光陰的並肩散步。伊菱不僅談鋒甚健，並且對於我之所談也一樣有消化的能力。那一年，正是巴黎的盧伏博物館因為丟了德文奚畫的那幅芍宮德的半身像，以致西歐各國都認為重大事件的時候，所以我們在那場散步裏，幾乎也祇談着牠。中歐七八月裏的夜靜人稀之際，迎着那陣由楊樹枝葉裏傳過來的微風，陪着伊菱那樣一個青年女子來談德文奚的芍宮德，在我一生裏真是有數的事！

威廉廣場不期也就到了！電車呢，固然早就沒有；就是馬車和那時在城裏尙稱稀罕的汽車，也一樣無法可以羅致；大概除了十來家尙未關門的咖啡館以外，那個廣場四周的百十來家店舖，都已經早入睡鄉了！怎樣辦？怎樣辦？……在

我，當時固然另有解決的方法，可是却不願意倉卒地提出來。末了，她主張用電話去找車子。這自然要找咖啡館想法子了，所以我們就在一家咖啡館的簷前坐下

來。

用電話去找車子那個辦法雖然沒有給我們顯出成功；可是我們在簷前對於那啤酒和火腿麵包的享受，以及自由自在的閑談，却大有此間極樂之意，轉而並不念及那個代步問題……

微風漸漸變得很涼的了，我身上覺得起了好幾次寒噤，她的手也像是正在那裏發冷，並且咖啡館裏的顧客也快要走完了，我承認最後的時機已經要到了，正希望借個由頭，把我自己的解決方法提出來，誰知伊菱忽然自動地說：

——我央求您送我回去，因為我獨自在半夜裏步行這樣遠的路程，實在感到困難！行嗎？請您給我想想罷，朋友！我今日非回家不可！

那還能夠拒絕嗎！尤其是最後那幾句話，是來得那樣幽怨動人的！所以我們

在喝了一些白蘭酒壯一壯筋力之後，便挽着胳膊慢慢地走了。

城外的風是更爲涼爽的，所以我們儘管在上坡道兒上登山，並不感到流汗之苦。偶爾遇着了一個廣場，我們便在場邊的長橙上歇息一下。下弦以後的月亮，從樹杪後面稀薄地露出一點青光，使我不必倚仗路燈，也一樣望得見遠處房屋的剪影，辨得清表上的長短兩針的地位，窺得出伊菱臉上的表情。蟲聲，蛙聲，附近鐵道上的火車聲，零落地在我們的耳邊滑過；可是我們所聽見的，似乎祇有我們的語聲！……像這樣一個幕天席地的情形，到後來真不知道增加人生中幾多幻滅！

末了，我們終於又在上坡的道兒上走動了，除了沿路遇見的巡警有三五個人以外，那條道兒上的生命大概祇有我和伊菱。

等得望見她家的房子的時候，她忽然像是自寬似地吐一口長氣，接着說道：「我們快到了，那就是我的家，但是我真倦了！您呢，朋友？」

我被她這一問，才把肉體上的感覺恢復過來，感覺自己也有點乏——尤其是那兩條腿。不過驕傲的我，却對她說了一聲：『並不疲倦。』

在她和我說了幾句道謝的話並且訂過了後會的期之後，便分手了。我遠遠地望見她進了她住宅的門，才獨自滿意地由下坡道兒一口氣回到城裏——那時候菜市上的攤子正忙着陳列他們的貨物，天色已經快亮了！我因為覺得很倦很餓，所以便在菜市邊的一家小咖啡館裏找牛乳喝；然而得到的却是皮酒。當時我不僅沒有拒絕，並且一連喝了三個半升，嚼了一點兒乾了的牛油麵包片。

回家以後，我連忙向床上一倒，可是那味道真難受：要睡嗎，腦殼裏面像是塞滿了甚麼似的，那兒找得着磕睡；要起來去呼吸新鮮空氣嗎，關節和脊梁都像 是被醋浸透了似的，那兒有走動的氣力。翻來復去地在床上掙扎了三四個鐘頭，才把諸般痛苦滅除乾淨；可是磕睡却始終尋不着的，所以我躺到十一點鐘便起來去吃午飯……

那一晚自然睡得不壞，結果天又明了，我醒來時候，心裏真懷着無窮的甜蜜希望，因為三四個鐘以後，就可以和伊菱在一個湖的堤上相會呀！伊菱，一個懂得談德文奚和芍宮德的俏皮女子，何等樣的幸福，就要到我身邊了！

我在梳洗之後，正預備到理髮店裏去理髮，誰知在更換裏衣的時候，無意中發見我的聲帶壞了，明顯地壞了！

怎樣辦呢？想到伊菱，更覺得焦躁萬狀，回頭怎樣到湖上去呢？去了又怎樣去周旋呢？糟透了，一萬個糟透了！

思索了無數回，我終於鼓起勇氣按時到那湖上去，預備隨機行事。可是一個極好的解決應運而興，就是伊菱竟沒有踐約！所以我那天在兩點多鐘，又去弄那老調兒了！」

冰之說到這裏，便輪起那雙蚌蛭式的眼向大眾望着，隨後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才停止他那一套眉飛色舞和指手劃腳的動作。忽然同座中有人問道：「什麼

上  
老調兒呢？」

——你不懂嗎？冰之帶着笑容說，就是我的機器又要人修理，我又去弄修理機器的那個老調兒了！

一陣普通的笑聲，又像前次一般轟堂鬧了一大陣，而冰之却又端起杯子再喝了一口，接着又睜起那雙怪眼一面揚着手說道：

——據醫生說，皮酒，白蘭地，過度的疲勞，都是使那壞過的機器再出岔子的好手，何況我在那一夜兼三者而有之呢！

十九年三月在吳淞寫完。

## 喪偶的詩人

韓素章是一個以改造中國戲劇自負的人，可是從他沒有發表這個抱負以前，直到他實行登臺並且教人改良戲劇以後，他故鄉——長沙——的那些總角之交，卻始終敬以「詩人」的徽號；甚或還在「詩人」二字上面冠以「浪漫」兩個字去做形容詞，如同公認改造戲劇是他的浪漫副業似的。

五六年前冬天，我們在長沙聽見他從某大城市裏，辛辛苦苦把他那病入膏肓的妻子葉浣瓊送回故鄉。不到三四個月，便聽見那可憐的韓夫人終於在長沙鄉下去世；接着在廿多天後，又聽見這詩人自己已經從鄉下到城裏的某醫院養病了。當時大眾都說是詩人因喪偶而入醫院，畢竟是個多情的人。

但是不到多久，我們纔知道這詩人之病，僅僅和喪偶有間接的關係，絕不是因喪偶而愁而病使然，因為事情是這樣的：

韓詩人的家，就在長沙城對岸韓家湖邊的一個小山坡上。湖呢，早已圩成水田了，僅僅在那些頂低窪的處所，還留下一道可以和湘江通舟楫的彎彎曲曲的小河，算得是少年以前的韓家湖的遺跡。因為保護水田的堤身作用，所以湖邊和湖裏的各種堤上，一向就滿滿地栽下了垂楊，這些垂楊配上那崇湖西北一帶山上的成林的竹子和樅樹，來圍繞這湖裏的水田和小河，便組成了湘江兩岸偶爾可以

看見的動人遠景。尤其在是那春將去而夏未來的時候的新雨之後，倘若立在靠湖西北一帶的山上，去望那些在綠樹新秧和清波之間往來出入的雙槳小船，真是一種嘆爲得未曾有的滌襟蕩慮的境界。所以這位詩人常常說：『韓家湖是我們的聖地！』

湖畔一帶的鄉下人，並不說詩人的這句話是憑空捏造的；儘管他們兩方面的意德渥洛奇各自不同。因爲那西北一帶的山坡，除了前面臨湖的遠景以外，後面還可以望見左邊二十多里之遠的書箱式的穀山，和右邊十多里之遠的朝帽式的尖山，在鄉下人的心目中，這湖是來得雄壯的，去得遠大的，早就都認爲一定要出『聖人』，所以他們每逢聽見有人述起詩人的『聖地』的贊嘆，必定就有人說：『韓大相公儘管向來歡喜說他那從東洋帶回來的英文，不過這一句話倒是不錯的，我們早就承認韓家湖的山水是要顯聖的啊！』

在那裏，韓素章的家世本是近人所謂一個小的布爾喬亞者流；我們聽到『大

相公』這個在都市裏久成陳跡的尊稱，至少便也可以猜得他的住宅斷不是兩三間破茅屋。確然，這猜度是合乎事實的：那住宅前面的界線，就是對着晒禾場——那裏的人稱之爲禾堂——的那引淺黃色的土磚牆；牆上當中的那一合大門——巢門——和巢門左右兩邊的兩合窗子，組成了那住宅正棟對面幾間回照屋子的走人和納光通風的孔道。因爲正棟和回照之間的天井並不很寬，所以從巢門外面向裏面望去，不僅可以明白那回照的過道兩旁各有一間屋子，就是正棟裏的布置和分配也看得一覽無餘。像這樣一所每面各有三間式的瓦屋，在長沙鄉下當然是好老板纔可以有的；何況巢門右邊橫牆上的另一合大門，更能夠告訴我們說是給韓老板種田——作田——的莊家人，就住在那橫門裏面的橫屋裏面。

自從韓素章在前幾個月回家以後，那個久無人住的正棟，多少也有了一些生氣，儘管時常看見有甚麼呢帽子，外套和黏上了黃色爛泥的皮鞋之類，浪漫地陳列在正棟當中的屋子——堂屋——裏。今年植樹節那一天，素章有一個姓黃的朋

友在隨着一班新事業家到岳麓山植了樹之後，便從山後取道韓家湖上的高堤來訪他。這位黃先生剛好在兩三條黃狗的競叫聲中進了韓家的巢門，便望見過道兩面的牆上，正棟各處的牆上，滿掛着用野花和綠葉編成的花圈；韓詩人正丟開那一個編而未完的，連忙站起來從那些松枝之類的堆裏過來相迎。

心上頗覺詫異的黃先生，在向詩人問了一聲「好」之後，接着便又問一個「做甚麼」，一面望着那花圈。不防詩人的答復，卻是：「浣瓊死了！」接着他那副蒼白瘦削的長臉上立刻起了痙攣抽掣的動作，嘴裏那陣連鳴咽帶口吃的聲音，卻是：「她……她……她死了半……半個月了……勵西啣！……」

勵西靜聽他的種種陳述，一面望着那堂屋的裏面，果然斜斜地擺着一口新漆的靈柩，因為位置比尋常不同，所以當他進門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那是甚麼。那靈柩前面，有一條琴凳似的東西供着許多花花草草；這樣地配着那些花圈，倒也很有調和的氣象，顯得出這是一個有詩意的孝堂——苦悶，靜穆，異樣地顯出了死

的意味。所以儘管免除了一切關於喪禮的東東西西，勵西這時候絕不詫異，反認為是一種率真的解放和改造。

在那頓午飯用罷了之後，勵西纔知道素章在悲哀之中還感到許多憤懣不堪的事。那都是因為治喪的禮節而起。原來那個時代裏的素章，對於迷信卻早已反對甚堅；所以在澆瓊死後的第一難關，便是入棺必須看日子和時辰的爭執。韓家的許多人爲了這事，堅持了大半天，結果卻抵不過素章的力排衆議；後來剛好遇着澆瓊的哥哥澆鐵到韓家弔喪，他們便挽住他來做幫手。誰知他的意見卻和素章一致，所以他們祇得消極抵抗，說是恐怕遇煞，對於殯殮的一切，他們不來料理。然而最後的勝利卻仍然歸於素章，因為韓家那些人所不肯料理的那些事，都由素章自己，澆鐵和素章兄弟華章三個人動手辦得齊齊整整；那些消極抵抗的人爽性老羞變怒，各自在春雨之下，張着油紙雨傘跋着木屐紛紛四散了。

儘管得了勝利，但是這一場延長到好幾個鐘頭的辨駁和討論，不僅給素章增

加了不少的悲哀，並且還惹出一些無聊的枝節，其中最激烈的，就是親戚鄰居賄送紙錢的問題。因為在素章一方面，不僅冥器那類的東西一概屏除，就是孝幛香燭等等也都一概不要，理由就是他有他的新時代的孝堂裝飾品——花園。本來，針葉松，正木和冬青樹是湘江流域隨地皆有的長青樹，杜鵑花和郁李花又是湘江流域隨地皆有的春季時令花，素章選着了這樣好的材料，所以一心編上許許多多的花園，說是祇有這樣的點綴品，纔能從想像上安慰澆瓊。然而這種意見，卻不能阻止旁人不來賄送紙錢之類，而況是那些賄送者之中，竟有多少是故意來和他搗亂的！

開始，偶然有紙錢送來。因為事實不能壁謝，所以素章祇能把牠扔在門外的壩裏，聽其隨着壩裏的春水同流，或者扔到牛欄裏，聽其給「二元大武」添一些藥薦。某一天，竟有些戚族約着十多個伴同來弔孝，一共送了百十來斤的紙錢，素章一面叫人給他們張羅酒飯，一面慢慢設法消滅那些不願入目的東西。誰知那

些弔客在入席之前，說是禮節未完不好吃飯，所以竟各自動手把那些紙錢在天井裏燒起來。這一來，竟把素章氣壞了；他連忙從臥房裏搬出了一鋪棉被，幕地裏展開向那些燃着的紙錢上一壓，接着又把簷口邊一隻水缸推翻，那些紙錢就算是仍在人間留住。可是那些口稱「不好吃飯」的弔客竟來質問素章，而素章卻獨自坐在澆瓊的靈柩之前睜着兩隻大眼一聲不響。

他們終於在齊聲說了一句：「看這口棺材怎樣出門」之後，便都一齊揚長而去，到如今七八天沒有人上門，卻也再沒紙錢來和他搗亂。

你看，素章向勵西說，這也未始不乾淨，沒有人和我搗亂。可是預定的葬期已經快到了，因為日子又是我定的，不僅沒有人肯來擡靈柩上山，就是在山上掘一個穴也沒有一個人肯來動手！靈柩是不能久停的！我已經寫信到安源鑛山裏去找人來掘坑和擡柩，但是到如今又走三四天沒有消息。勵西，你有甚麼法子可以幫助我呢？越簡便越好。我這裏除了澆鐵和華章之外，大概祇有做長工的王

四大漢還不至於把我當做「吃洋教的」罷！

勵西聽完了這一段話，覺得真有給素章幫忙之必要，因為一則他們本來是總角之交，素章以喪偶之餘受到這種奚落怎能不救；二則他自己又是一個以新事業實行家自命的人，對於這種從舊勢力而生的表現，當然要顯出一種協同打倒的動作；何況素章又是一個從上海回來並且不久還要出山的「名人」呢！所以他擡起他那個瘦小枯黃的頭，睜着那雙白多黑少的眼，指手畫腳對素章說：

——這不是沒有法子可想的事。我們先看看這靈柩的樣子罷。

他說完之後，便起身走到澆瓊的靈柩跟前，先端詳一下，再思量一回，然後挺着胸脯說：

——這是一副道地的蘇州壽器，又輕巧，又堅固，即以滿棺而論也不過四五百斤；若是半棺，那就祇有三百多斤了。不知究竟是裝的滿棺還是半棺？

素章不明白滿棺和半棺的意義，祇得把當日裝棺的情形詳細告訴他，他

便說：

——那是半棺啊，既然是半棺，那末像我們這樣講究運動的人，祇要有四五個，還怕不能上肩嗎！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由屋裏到山裏的路，有多少遠，有多少高。

——不遠，素章說，預定的穴就在這棟屋的山後面。我們出巢門經過禾堂向左一轉就是山脚。從山脚上坡走不到兩三百步，就是那預備掘一個穴的地方。

——那末我們這時候到山裏去看看罷。看了之後我們就有辦法；有了辦法我們就來自行解決。素章，你說怎樣？

他們已經從山上下來回到堂屋裏來了；辦法呢，已經在山上相度地勢的時候商量妥當。所以勵西臨行還向素章說：

——事情一定這樣做，你肯先去親自掘一個穴，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我到那

天一大早就來。像我們這樣身分的人，最好是舉行一場富有詩意的葬儀給大眾看看。看他們還說甚麼行行不得。倘若遇着天下雨，順延當然不妨事。我現在所抱歉的，就是不能夠幫你多紮幾個花圈！

勵西走了。素章回到堂屋裏依然繼續他的工作，一面獨自盤算在葬期之前這幾天裏面，應當怎這分別安排。

所謂葬期的那一天終於到了，並且還是春雨後新晴，太陽一大早就出得很有勁。不過在素章的門外，那時候的空氣並不緊張，微風之中充滿了駘蕩意味，斷不像傍的人家在出殯日期早上應有的那種「熱鬧非常」的俗氣，所以誰也猜不出當天會有甚麼事情。在門內呢，那自然要問那個做長工的王四大漢了，然而他所知道的，就是：鐵相公和華相公兩個人都來了兩三天；大相公新近從河邊木行裏買來了一根長的大木條和四五根小木條，叫自己鋸成了大大小小的槓子和木杵，又在槓子上剜穿了一些空眼，另外又買來了一大細酒杯粗細的長麻繩，想起來一

定和「大相公娘子」的靈柩總有關係。並且三個相公不是在後山的坡上親自動手掘開了一個穴，又叫人修得四正四方嗎！看起來，「大相公娘子」上山的日子一定不遠。不過究竟是那一天呢？究竟誰來擡上山去呢？他真覺得納悶；然而又不敢去問這幾位相公。所以他在這天早上，仍然照着習慣的支配來做他應做的那些事。

忽然，狗聲從巢門外叫起來，並且是越叫越急。王四大漢走到巢門口一望，便看見禾堂南面的池塘邊上——塘基上，有兩乘兜子轎——馬轎子——擡着兩個人，正沿着塘基拐灣對着禾堂走過來。他正着手開門去看一個究竟，誰知素章兄弟三個已經從他背後搶出巢門去接。

勵西來了，並且還同了一個客來。那就是在長沙以率領青年游街著名，並且善用號筒在露天會場上傳話的季飛敵。

現在，他們已經談到本日的表現如何實施的方法了。勵西說：

——我們是五個，加上一個王四大漢和四個轎夫，人數一共是十個。搽靈樞呢，有八個已經很夠；剩下的兩個，用一個引路去喊「左右高低」，一個在旁邊見事做事。大小槓的如何上紮，飛敵是很內行的；並且帶來了那些應用的鐵件。不過，人如何分配，卻要斟酌一番，定了之後，我們便可以紮起槓來。然後一面規定起樞的方式，一面和四個轎夫談價錢，一切完畢再吃「上山飯」，以後演習一兩回，便可以起樞了。

然而人的分配，真是一個難關，儘管這幾位先生們的氣力都不很弱。末了，浣鐵纜主張由飛敵分配，因為他是內行的原故。

飛敵先從衣袖管裏，取出一條灰色的手帕擦一擦他那黑胖無鬚的臉上的油，然後纔挺起那五短身材說說：

——我來先說明一副槓的組織罷，那是用一根直的大槓，兩根橫槓和四根直的小槓合成的。大槓用麻繩紮在靈樞上；牠的兩頭各有一個剜穿的孔，橫槓在中

段也有一個剜穿的孔。我們把橫槓托在大槓下面，把上下兩槓的孔對準，再把一根名叫「牛子」的鐵簫從上孔插進下孔，這兩種槓就拴在一事了。看呀，牛子就是這個哪。——這時候，他從外套口袋裏取出兩根七八寸長的手指般粗的洋釘樣的東西交給素章。——我們托起兩根橫槓，那大槓也就托起了；利用牛子做中心軸，橫槓便可以左右轉動。每根橫槓的兩頭，各又用一根直的小槓從下面托起；被托的地方和小槓的中段，也各有一個剜穿的孔，這兩種槓的孔，也一樣對準用牛子從上到下插進去去拴起來，不過這種牛子比前一種短一點罷。都在這裏哪。

——他又拿出四根略略短小一些的洋釘樣的東西來。——小槓的轉動也利用牛子；兩端便托在擡槓的人的肩上。這樣，口訣就是：「兩橫托一大，四小托兩橫，托起四小祇用八個人，左轉右轉全仗牛子靈。」所以我們一共要八個人擡槓，剛纔我看見槓上的空眼都剜得不錯，器械方面沒有問題……

——飛敵，浣鐵焦急地搶着說，請你不要演說了，人怎樣分配？

——人嗎？飛敵似問非問地說，理由是這樣的。這一副板連槓雖然不重，但是也夠四百斤。就是八個人分擔五十斤之譜；不過在上坡道兒，後面卻比前面吃力得多，因此我主張要四個轎夫擡後半段……

大眾都說了一聲：『倒也是個辦法！』他又繼續說：

——前半段呢？我們有六個人。素章是主喪的人，澆鐵是娘家的人，非在前半段做前排，給四個轎夫做個破除迷信的先驅，他們決不肯幹。華章自然在前半段做後排，本來應當配上王四大漢，不過那個擔任「在旁邊見事做事」之職的也是吃力的，所以不如要勵西去配華章，抽出王四大漢在旁邊見事做事。大家說怎樣便怎樣，我不過隨意談談。

素章兄弟郎舅三人都說了一聲：『對』，勵西纔加上一個：『有道理』。事情算是分配定了，那個「喊左右高低」的當然就是飛敵。

所以飛敵這時候，又成了這一隊「人馬」的總指揮了。和轎夫們開談判也是

他，說定連紫楨上山帶下窰，每人各得兩塊袁頭，外加做神福的酒肉；不過他們祇擡後半段。於是乎那未了的事，祇有起柩的手續。因此飛敵又捧着一枝水煙袋，披開外套，靠在一把白木靠背椅上沈思起來；澆鐵和勸西，也和兩三個轎夫討論這件事。

其中有一個人說：「我們應當先到山上去走一趟，看清楚了路上的情形，將來擡上去就便當不少。」這幾句話真有力量，登時連那在沈思之中的飛敵也被牠引動連忙立了起來，不過他卻要找素章同去，因為他要在前半段做前排，當然非格外明白不可。然而他和他的兄弟都不在跟前。尋了一會，纔知道他們已經到山上去了。

這一行人便都出了巢門，預備穿過禾堂左再轉灣走。

門外的太陽，已經把幾枝稀疏地種在禾堂邊的檀樹和棟樹的影子射到牆上；幾隻毛片不一律的雌雞，正由一隻花羽的雄雞領着在山坡下的坑邊尋覓天然的給

養，無意裏看見這一行人成羣成隊走來，便都隨着雄雞的那聲『格喔——』的警報，一齊竄到山坡邊的斑竹叢裏去了。他們卻在竹叢西邊順着道兒向山上走。

坡上的道兒，似乎並不甚陡，不過地面上那種帶黏性的黃土似乎還不很乾，所以便有人說是：『再要溼些便不大好上。』浣鐵道：

——再上三四十步，便要左轉灣過坳，沿着山坳向西轉入後山，再走七八十步平路，就是下葬的處所，所以上到坳邊，便不再上坡，祇有三十幾步下坡路，此外全是平路，看來是沒有甚麼困難……看哪，坳就在那裏……唔，那兩個從坳邊來的人不是素章兩兄弟嗎！

他們兩兄弟已經走到了這一行人的跟前了，說是他們自己也是到那穴邊去看情形，並且證明浣鐵的報告不錯，現在祇要去討論起柩手續，何必又多走一趟！所以大眾便都轉過身來又向下坡道兒走回來。不到幾步，素章忽然說道：

——勵西，飛敵，你們看前面的風景和氣象罷，韓家湖畢竟是聖地啊！

這兩位新事業家擡頭一望，於是一個便想起這一帶地方應當還要多種樹木，另一個便想起這一帶真是一個很好用號筒傳話的地點，所以便都各有一番意見預備來告訴素章，然而卻都看見他忽然流淚了，所以祇得和大衆閑立一會，纔勸素章下來。

兩桌有鮮肉，鮮魚，臘肉，臘魚，海帶，粉皮和蓮乾分別在七隻紅花大碗裏堆得很高的午飯，已經在堂屋前面一東一西地擺好了。五個先生，四個驕夫和那給韓家作田的劉老官父子兩人，通通端着酒杯坐在那裏吃起來；王四大漢端上了兩份山藥扣雞，自己便也在那個空着等他的位子上坐下了。這一十二個人祇待把這頓做上山飯吃的午飯吃完，便要依照那議定的起樞手續辦事。

手續是這樣的：因爲人數不夠，所以就近添上了劉氏父子兩個人。大家吃了飯，預備休息半點鐘，就去演習擡槓；演習完後，四個驕夫便動手紮槓，劉老官父子和王四大漢把牆上的花園取下來，從巢門起沿路把這些花園五步一個一直擺

到穴邊爲止。這兩件事情完畢之後，五位先生再同唱一篇漢譯的莎士比亞哀歌，然後撤去靈柩前面的花花草草由劉老官捧住。以後，引路人——飛敵——再發預備令，八個擡柩者應各按段和排的前後次序立在柩邊；發動令「一」，應各俯下用左肩承槓下；發動令「二」，應擡柩起立，把短槓托在木杵上；發動令「三」，應由引路人領隊開步走動，依照路線上山；「見事做事的」——王四大漢——應傍柩左隨行；捧花的——劉老官——應隨柩後行；巢門以內事，在出柩後應由劉老官的兒子劉一油條照顧。

演習擡槓的時刻終於到了。飛敵脫掉了那件飽經風霜的毛呢外套，來指揮那幾個轎夫把那幾根木條搬到巢門裏的過道之中。這時候，漸漸有幾個附近的孩子們，在門外抱着好奇心望着。好了，槓呢，各照地位擺齊了，牛子呢，各照地位換到空眼裏去了；於是那八個預定擡靈柩的先生和夫子，都跟着飛敵的口令，把那條空槓托到了肩上，並且出了巢門，走到了禾塘裏去。然而成績卻不大優良，

第一是脚步快慢不齊，第二是身材高矮不一，以致在場的人無論演的和看的都笑得不可開交，所以飛敵想了一會，便着手先給他們配齊高矮。

四個轎夫的配搭，一下就妥貼了，勵西和華章，也不甚成問題；最困難的就是素章和浣鐵。因為素章比浣鐵高八九寸，而在原則上這兩個人又必定要在第一排，所以無論誰在右誰在左，第二排的勵西和華章，總有一個人因為太高無法着力。後來浣鐵說：『我來穿王四大漢那雙木屐罷。湖南木屐本比日本的好穿，何況我在東京時候常常穿木屐跑山路。』

木屐的力量終於不過給他墊高三四寸，所以高矮還是不大齊；於是素章便主張自己脫去皮鞋，討了一雙草鞋套在赤條條的腳上。高矮問題到這裏算是得了相當的解決。

飛敵便『一二，一二，左轉灣走……右轉灣走』喊個不住了。

幾來幾往之後，彷彿禾堂附近的地面，都漸漸在他們腳底下平正起來，那陣

踏打鑼打的地步聲音，竟有使人筋肉緊張的意味。後來他們又把禾堂裏那條石鞵縛在槓下擡了兩三回，於是大衆都認滿意了。飛敵拿表一看，便說：『我們整整地演了一點半鐘！』

現在，花圈都排在路上了，槓也紮在靈柩上了，哀歌也唱過了，本來在靈柩前面的那些花草草也被劉老官捧住了，大衆聽見飛敵發出了一聲預備令，都一齊分別依次立在槓邊，祇候他再來喊『一……二……三』，便要起柩。忽然，巢門外的那些半天不聞聲息的狗，一齊亂叫起來，接着便有三五乘馬轎子在巢門邊歇下，三五個先生也者筆直闖出來。

素章以爲是安源的「救兵」到了；仔細一看，纔認明白是自己的一兩個本家和澆瓊的兩三個堂房弟兄之輩。登時他猜着他們之來是有背景的，然而不能不離開那派定的地位去迎接；同時，飛敵自己和他所指揮的「一千人證」，也都感到四周的氣壓起了變更。

那一方面呢，那個開口和素章周旋而彷彿也就是其中的主幹人物者，就是一個曾經借用素章這房子啓過兩年蒙館終於被素章攆出去的韓六貢生，他的輩份比素章要高兩代。在問答了幾個回合之後，那個老貢生終於引到正文：

這樣從省的辦法，卻剛好合上了古訓所謂「稱家之有無」啊！不過據我所聽見說的話，似乎太簡略一點。亡人當日之來，原是在你親迎之後纔成爲我們韓家的人，今日之去，你那裏好這樣隨隨便便呢？葉府上的人縱不議論，我們姓韓的也應當主持……卽令要破除迷信，那……我也贊成，和尚道士不必定要用，但是全省通行的「儒教文公喪禮」總是要的！從朱夫子到現在又是七八百年，流傳不可謂不久。我們今天特地邀了葉府上這幾位同來，就是來同你商議行「文公喪禮」的事……你的意怎樣，素章？

素章正待回答，就那貢生卻在歇了一兩秒鐘之後便接續說下去：

——然而走到這裏，纔知道今天就要出殯，不擇時日，不舉祭奠，這未免過

於維新。清朝欽天監的擇日子本用西法，這個還可以說是有些古老；那末甚麼新文化運動爲首的呼延博士，他把祭祖文和祭禮意見都不是刻在甚麼新年報上，難道你也不贊成嗎？要像這樣出殯，總有些不像事體。我們暫且先來商議祭奠，一面再看日子出殯。妙在葉府上的靜軒兄，對於「喊禮」和擇期都很內行，他是常在鎮上「掌壇」的。——六貢生說到這裏便對着葉靜軒：——靜軒兄，我想這在你是義不容辭的，你和亡人還是五服之內的兄妹哪。況且素章的謝禮是決不會少的。

靜軒把腰幹兒一挺，臉上同時顯出一陣蕭然之色，從他那些七歪八扭而又暴在脣外的門牙縫裏，吐出了一個「是」字來。接着便望見他的嘴脣預備動作，大概是有所敷陳；可是那個面色氣得發青的素章搶着說：

——六爹，你老人家今天太勞苦了，我勸你老人家還是在家裏等候科場考舉人去罷。這裏是沒有辦法的了！——他說到這裏，便轉過頭去望飛敵那一隊正在

兩旁呆看的人，左手在桌上端起一杯茶，揚着右手對他們說：——飛敵，請你重新發命令罷，我乾了這杯當做酒喝的茶，恭祝我們的前途的光榮和勝利。

接着他乾了那一杯茶，掠一掠那頭披到肩上的長頭髮，一面首先跑到槓邊站着。飛敵發了預備令，澆鐵和華章立刻也奔過去，那幾個轎夫纔跟着勵西的脚步兒同到槓邊，剎那間，飛敵已經喊出了那個「一」

六貢生聽見素章那幾句損排的話之後，本打算照着原來的計畫，和那幾個韓葉葉一同來訛詐他一番；後來看見素章對飛敵使出那種舞臺式的姿勢和口吻，不免呆了一下，等到他預備要和同黨的人來使眼風，卻看見素章那些人已經都在靈樞前面活動。飛敵那聲「二」又來了，登時便有一陣由新的繩索和新的槓木發轆的聲音。那八個人把腰幹挺直，靈樞就在那發轆聲中懸在槓下了；他們把短槓托在木杵上面候令。這時候，六貢生不懂老羞變怒，並且失了主張，祇得奔向前去阻止，口裏喊着：「我們姓韓的詩禮之家，那有這樣的事！靜軒兄，你葉府上

總也不會贊成自己姊妹的靈柩被人這般搬來搬去！後面那幾位司夫聽呀，請你們認明白我是韓家的長輩；並且今天又沒有擇期，你們要發財的人當心不吉利市！『這末尾一句話，反而氣壞了那幾個驕夫，他們一齊『呸』了幾聲。浣鐵鼓着眼睛說道：『管葉家的事要先問我！』』

——飛敵呀，素章喊起來，這是在我家裏，你喊『三』罷，有榮確歸我承擔！

飛敵使勁地喊了一聲『三』，拔步便走，那八個人也移開了槓下的木杵，一齊提動左脚把靈柩向着巢門外擡，王劉三人也都依照固定的吩咐行事。

韓六貢生一行人都氣得口呆目瞪了，耳朵裏祇遠遠地聽見裏人喊着：『一，二，一，二——左手灣——轉，步步高，步步高，左來一步，右靠……』

這時候，飛敵已經引着靈柩到了山坡上了。另外那一面呢，算是完全失敗；他們本來想乘機逃走，然而那些擡他們坐馬轎子的夫子，非在韓家吃了飯不肯回去，所以六貢生祇得向劉一油條搭訕，叫他設法弄飯。

那八個擡靈柩的人，因為關口的憤氣激動了各人心裏的各自要表示打倒一切的精神，所以在一起肩的時候，都昂頭依着「一，二，一，二」的口令踏着有韻律的步兒前進；儘管素章先前在演習之中脚心早被草鞋擦起兩三個紫血泡兒，儘管浣鐵穿的那雙木屐也不甚得力，然而在未上山坡以前的過程裏，竟擡得均齊平正，使那些在巢門外和塘基上看熱鬧男女大小，都以為擡靈柩的是城裏積行裏的人。一到山坡邊頭，畢竟有點費事了：不僅要往上拉，並且靠右邊不斷地有些障礙，所以前半段的那四位先生，都已經滿身是汗。好容易由飛敵喊過十多回「右靠」之後，這一行人纔到了山坳邊。過了坳，自然就是後山的區域。

後山的氣象，和前山是完全不同的。儘管在後山的本身和對面的山上也有竹子和樅樹，但是因為兩山距離過近，草色掩不住泥土的枯黃，儘管兩山之間也有一條谿河，但是因為設有水壩，祇能灌溉兩岸那幾層自成階級的山田，不能使用那些來往的舟楫，所以前山的秀而動的「江鄉」樂趣，一到後山都化為朴而靜的

「山國」愁容了。尤其是這面，山勢是向西北展開的，不僅不像對面有些房子，就是陽光的享受也偏枯一些，所以素章弟兄郎舅三人動手掘了穴的那一帶地方，在當時還沒有把前幾天浸入土裏的雨量蒸發乾淨。當然，這種粘土質的地面，依然是軟而有滑意的。

飛敵過了砌了。走到了下坡路上，看見那條應走的平坦小路的下面，有一大片竹子坡，上面就是這條下坡路。竹坡以上的山坡，帶着略有青意的草根平偃地上延直到山脊。他心裏正疑到這地方不甚當陽，脚下却已經踏着了兩三腳軟土，所以便連聲沈重地喊着：「下滑一路，開小步！」這時候，那八個人擡着靈樞，正山砌邊向下坡路上走下來。

一經取了下坡的步兒，素章就覺得肩頭上的壓力加了一半，並且腳上那幾個在上坡路上已經作怪的紫血泡兒，現在竟像是從腳心朝上頂。忽然一連踏着了兩塊軟泥，更覺得不能提步，他頓然明白這種上下交攻的作用不是可以「浪漫」了

事的，所以便揚手招王四大漢來幫忙，一面却並沒有通知大家，便獨自一人停住了脚步。浣鐵排在他的左邊，仗着體力之強，所以雖然穿上木屐，當初却還能敲在上坡路的乾土上循規蹈矩地擡着靈柩走；一下坡，他的感覺也不不同了，聽見了飛敵的喊聲，已經祇能夠惶悚萬分機械似地一步一步朝前慢走。所以素章這樣一停，他却依舊慢步前進，他後面的那六個人也隨着前進。這可叫素章渾身受到一種猛烈的排擠力量了，口裏不期然而然地喊了一聲「哎呀！」浣鐵心上一慌，正打算停止那隻已經擡起了的右脚，然而左脚在地面上連着木屐也受到排擠力量的餘波，所以他的身子便朝前一竄。

當然，浣鐵在半溼的粘土上面跌倒了，而素章也向傍邊一歪，登時華章和勵西兩個人肩頭上的小槓也向前一滑，靈柩的前段已經砰地一聲着地了。這時候，王四大漢雖然跑到了前面，但是在那個聞聲而回頭跑上坡來的飛敵的眼裏，祇望見那九個人連跑帶爬地四散，那副靈柩向旁邊一橫，接着便帶着一陣骨碌碌東的

響聲，在下坡道兒上對他跟前滾過來。他在驚駭之中半意識地跳避了幾下，畢竟也跌了一兩交，好容易爬起來，才知道自己的臉上和手上都擦破了幾處。

靈柩已經滾到竹的坡中間，帶着那根大槓橫在那些竹子縫裏擋住不再滾了，人呢，連自己傷了三個，却祇有勵西傷得重些，他的臀部大概是被那根大槓撞了一下。但是……但是……怎樣辦？……怎樣辦？……幾個人哭喪着面孔，誰也不發一言……

忽然，山礪的那面，起了一陣由遠而近的喊聲，接着，他們又聽見喊聲之中還雜着許多人的脚步。

韓六貢生和葉靜軒也領着一隊人從山礪上跑下來了，口裏喊着：『闖了這樣的大禍，我們要來請教這班離經叛道的人！我們兩家要同時開祠堂門來驅逐這些不率教的人！我們要請地方上嚴辦這些挑唆骨肉的人！』一羣瘋狗似地直向他們撲過來。……

結果，他們已經到了將要動手亂打的地步了，幸而劉王兩漢子和兩方面的橋子把兩方面的主人翁隔開，才算是當天並沒有弄出大不利市的事。然而素章却在精神上受了重大的刺激，所以便和勵西都到城裏的醫院養病去了。

十九年十二月在江灣寫完。

## 吉 祥 話

吉 祥 話

梁勉人已經梳洗完畢了，披上那件青灰核桃縐的羊皮袍子，就靠在窗子前面一把沙發椅子上面出神。他想自己這次到漢口來已經一個多星期了。最初的兩三天，雖然對於自己所進行的事沒有一點端倪，可是既然離開了故鄉的省會，所以不僅耳朵裏聽不見某一種少年人的冷嘲熱罵，並且身體上也無形地避免了那些勢

在必來的拳足交加，因此至少也享受了一部分的安逸滋味。這幾天，情形竟漸漸可以樂觀了，祇要那位汪博士能夠表示真不肯幹的意思，那時候自己再來相度機勢，請汪博士給自己維持到底，那末不僅目前在自己口稱不幹的那個地位可以保留，並且也許還可以進一步而談到「兼」的問題了！妙在汪博士是自己一個介乎師友之間的恩人。

他想到這裏，那副見着長官或者見着生朋友便儘量表示清靜無爲的態度的小胖臉，竟不知不覺地露出幾絲兒的笑容來；同時他兩邊額骨上的肌肉，也隨着這幾絲兒的笑容向眼眶跟前微微一擠，因此便叫那副蓋着那雙神光不多的近視眼的黑邊眼鏡，似乎賂賂和他額骨上的肌肉，接近了一剎那間。然而他的笑容立刻又消滅了，他仍然墜入剛才的那個出神的境界裏：

果然「兼」之一字能殼實現——唉，不是，不是，那兒可以叫做「兼」呢！照着古來政治上的專門術語，竟是用那尙未實現的身分來「領」這口稱不幹的職

務了；所以典雅堂皇一點說，竟非稱「領」不可！果然能殼一嘗「領」的滋味，那末自己竟是在無形之中重開那個業已廢止兩年之久的大學區的局面了！那還了得！那還了得！於是乎那些搗亂的老老少少，可以由自己嘆哧一下就壓扁了！不過這個求「領」的指望，不僅不能對汪博士率直要求，並且單靠他的力量也許還是不殼，然而……然而……然而至少却非看明他的真意不可，怎麼辦呢？……趕緊籌畫明晚爲運動而請客的那件事罷，這或許是一條道兒，然而這筆花銷又……

忽然，房門口的白布門簾被人揭開了，登時就有兩個人走進房來，一個手裏托着一盤點心，一個手裏端着一隻蓋碗。勉人以爲是早點來了，忽而却又想起還沒有吩咐；他正在納悶之間，那兩個人已經把他們手裏的東西，一齊擱在一把茶几上面，恭恭敬敬抬到勉人跟前來，口稱：「這是我們高升大旅社的伙計們孝敬你家過早用的定升饅和山查蓮子羹，今天是陰歷新年。恭喜你家必定高升連升三級。」

他們說完之後，都向勉人笑了一下，接着又說：『請你家趁熱罷。』隨後便都走了——其中有一個順便看了看爐子裏面的火，然後帶着房裏的洗臉盆到外面裝水。

茶几上的那些飲食，雖然在勉人口裏創造不出甚麼新的滋味來，可是在他的耳朵裏竟發生了一陣新的情緒。『好兆頭啊！』他自己向自己說，『趕緊趁熱請客罷！』

他一下立了起來，挺着那個五短身材，三步兩腳地跨到床頭邊——他頭上幾根開了頂的長頭髮，隨着他的快步兒飄了幾飄，同時也好像發出幾道亮光似的。他在床上取了一個大的皮書包，拿到房間正中的方桌上，拍地一下打開，從中取出一個日記本子樣的東西，來計畫應當請些甚麼客。

汪博士以及汪博士同在一處而又列在同一階級的同鄉人當然非都請不可；至於其他的呢，逼請似乎人數太多，挑着請似乎又恐怕有人見怪，他於是乎

這樣一算來，那樣一算去，腦子裏想着，口裏念着，鬧了十多分鐘依然是沒有結果。

牆上那口八卦式的日本掛鐘，忽然像一口小破鍋似地敲起來。他抬頭一看知道正是十一點，覺得事不宜遲，還是動手先寫一個草單子再去斟酌去留，才可以不至於耽誤時候。

一枝自來水筆握在勉人的手裏了，他正預備把汪博士的姓名稱謂，首先在他眼前那張白紙兒的上面寫出來；忽然，他想起今天正是舊歷的元旦，自己還沒依照歷年的舊例來發筆書紅——他本來夙承祖訓歷年書紅，就是在英倫留學六年，對於這事也沒有間斷過——那末怎樣可以隨便動筆，何況今天又遇着了好兆頭，更應當趁熱應個景兒寫句吉祥話才好。因此，個草單子便又暫行擱下來。直到勉人花了好幾分鐘弄到一張梅紅單帖，再寫上他心目中視為應個景兒的那句吉祥話之後，汪博士的姓名稱謂，才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勉人的筆底下在另一張紙上顯到

太陽系裏來。

然而那個在太陽系裏已經存在了四十多年的汪博士，這時候正到了勉人的房門口，剛好一個茶房口裏發出了「有客會梁先生」那聲報告，勉人已經看見汪博士在那幅由茶房掀開的白布門簾之下進了房。這件事從勉人看來，不能不驚爲奇跡，登時手忙腳亂地把那張梅紅帖塞在那個皮書包裏，一面口不停聲地來和汪博士張羅。

汪博士雖然已經坐下來，而勉人臉上那副不自在的神氣，並沒有因之減少，相知有素的汪博士認做勉人剛才正在那裏寫信找甚麼要人，所以漠然置之不顧。而勉人呢，這時却把這位素來尊爲前輩的汪博士，看得格外偉大格外莊嚴，儘管印在他眼簾裏的那副面孔，充滿了那種由兩撇漆黑小髭裏傳出來的春風，而他竟以爲和那白髮如銀神光英銳的達爾文一般無二。在這樣的觀念之下，發言的當然是汪博士了。

他說：『勉人，你們勸我回家鄉當大學的校長，我早知道意思是誠懇的。昨晚，因為你勸我的話說得太多，你自己受過的激刺又太深，所以你精神很有疲倦勞苦的樣子，我當時若是斬釘截鐵地拒絕你勸我的盛情，倒恐怕使你格外感到新的困難！……』

勉人聽到這裏，以為汪博士是要幹的，正暗暗叫起苦來，然而汪博士往下說的却是：『……因此只說一時不能設答復。現在我想你又休息了十多個鐘頭了，所以今天特地來和你澈底一談，免得把家鄉的大學教育，因為對我有希望轉而擱淺！你的精神現在已經恢復了嗎？』

勉人這時的心境本來已經寬了一些，加以聽見汪博士問起他的精神，覺得前途頗有指望，因此略略把他那肥而短的脖子向汪博士伸了一伸：

『承您的注意，感謝之至，好在本來沒有甚麼。』

『我個人對於家鄉的大學，自認是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永沒有整頓的能

力。這是千真萬真的話。請你轉達父老們不要再希望我。勉人，你可知道你這次幾乎弄得焦頭爛額的原因嗎？原因固然很多，主要的却是教育廳不肯合作罷；否則一個在英國得過哲學博士的你，何至於不能在家鄉辦大學。所以我個人能設貢獻於家鄉的忠告，就是大學和教育廳應當用一個人做首領，能設這樣，力量自然大些；然而却不要會錯了意，以為我是為自己才這樣主張。千真萬真，我不願意回去。你以為我這主張對嗎？」

勉人更加樂意了，覺得自己的機會已經有三分到功，想到那顆方的廳印和那顆長的校印一併懸在自己的褲帶上的那一天，額骨上的肌肉不免又和眼鏡的框邊略略接近了一下，一面正想趁着汪博士談得痛快懇切，趕緊說幾句得力的話，為自己找一條「領」的道兒。

忽然門簾被人掀起了。有個茶房喊了一聲「梁先生，查房間」，登時便有兩個武裝警察，在一個巡長樣的人的督率之下，形勢嚴重地走進房裏來。

他們在勉人安詳地答復了來蹤去跡之後，便來檢查他那只英國式的小皮箱，兩方面的態度當然都還多少帶着些紳士的意味。隨後他們便去光顧到衣櫥和抽斗了，勉人忽然從那張方桌上把那個皮書包抓到自己的手裏，同時他的神氣也就不大自在。登時一個警察來問他要檢查書包。他就向那巡長樣的人說：

「你們剛才不是已經看見××省政府給我的護照嗎！你們對於我的身分是可以不必懷疑的。書包裏面有機密公文，不能給你們看，不能給你們看。」

「那是要看的，」那巡長說，「今天我們奉了特別命令，在午前檢查旅館，甚麼都得看一下子，這是公事。」

勉人的臉上漸漸紅了，又說道：「我這裏也是公事，不能給你看。」

「非看不可，你得知道，趕快拿出來！」

那巡長的態度很強硬了，大有提出最後辦法的趨勢，並且提起了脚向勉人身邊逼近了一步。勉人的臉上更加紅了。汪博士知道勉人的書包裏決沒有何種帶反

動色彩的東西，便說：「勉人，拿給他們看一看就沒有事了。」他眼見得別無辦法，才把書包放在桌上攤開，把裏面的兩三本小書和大大小小的紙片兒一齊取出來，任憑幾個巡警來搜檢。忽然嗖地一下，他在這一堆繽紛錯雜的紙片兒之中抽出了一張紅的，抓着往自己口裏亂塞，一面預備望窗口前逃。那巡長伸手去搶，却只撕下一隻角兒，其餘的已經都在勉人的口裏了；於是他便抓住他的肩膀，嚴厲地喝道：

「不許動！有這樣的幹法！趕緊吐出來！」

這時候，勉人固然連兩隻耳朵都是緋紅的；就是汪博士，也覺得這件事來得太蹊蹺，勉人的舉動太不像話，正想走近前來勸導他。誰知那巡長的另一隻手已經拔出了手鎗指着勉人喝道：

「吐出來！」

汪博士只看見勉人頰上的肌肉慢慢地向着上下後三個方向排開來，雙片頗厚

而不很紅的嘴唇張開得像是一隻小饅子的口，一個不規則的紅紙團子從那一小饅子」的口裏旋轉地墜下來。那巡長丟開了那個面無人色的勉人，拾起那個半濕不乾的紅紙團子打開來看。汪博士走進兩三步向張那弄縐了的紙一望，看見那上面只有這麼一行九個寸楷：

「元旦發筆校廳長有望」

雖然那「望」字已經撕破，「有」字也弄得不很清楚，其餘七字却還明白；筆跡呢，顯然是勉人的。那巡長看了一下，不大認識，便叫勉人讀了一遍。然而他卻不懂這九個字綴在一處的意義，又叫勉人加以說明。這時候，勉人的臉色又由灰白的變成了緋紅的了，經過那巡長連次的催促之後，他纔硬着嗓子說：

「這是一句吉祥話，我在元旦發了筆的時候，又指望……指望……指望……有個人可以做校長……和廳長。」

「甚麼校長？甚麼廳長？」那巡長問。

「××大學的校長，××廳的廳長。」

「那一省的？」

「××省的。」

「這也值得大驚小怪嗎！你既然是××政府派來的人，你們談你們省裏的甚麼長，我自然可以不必問你那個指望的人究竟是誰了。」說到這裏，他便向那兩個巡警發了口令：「立正！開！步走，」他便也跟在後面走了。

勉人正轉過身來忸怩地預備向汪博士有所敷陳，那位胸中雪亮的汪博士已經拿着自己的帽子，從容地說：

「我也要走了。」

二十年三月在吳淞寫成。

## 新 傢 具

新 傢 具

這一天，京城裏的××部裏的空氣，陡然又像以前五六天一樣波動起來了。原來那五六天之前，正是「甯漢合作」的政局的實現的當口，漢方的中央行政官署，都遵令移過來，和京城裏的合併爲一；這樣，人員的數目陡見增加，去留的問題自然因之而起，所以這個部裏的某一些官兒們也者，便從合併而想到了自

身的位置難免不受動搖，因此很抱過日夜徬徨的苦味。自然，那時候的空氣是很不甯靜的；可是自從本部部長包家晉先生的內定辦法祕密地公開了之後，誰也以爲自己究竟是「匏繫」在「近水樓台」，所以誰也已經有行所無事之態了。那裏知道這一天早上，那位素得包部長歡心的庶務科長周矮子，忽然被他說了一番；並且大衆又從某幾個司長口裏，知道部長還有這樣幾句話：『周某呢，我何必單單責備他，總而言之，本部的假桶太多，非嚴加甄別不足以言整頓。』

這算是：天上已經隆隆地在那裏打雷了，當然也許雨就會來，前幾天的那些日夜徬徨的官兒們也者，祇盼望那陣雨遲些時候再下，於是自己對於尋覓雨具，或者可以多得一點兒功夫；否則就真是措手不及……

前一天上午，包部長和他的次長以及各司的司長，商量那些由漢方××部咨送過來的人員應如何分別留用。在推敲了兩三個鐘頭之後，他才把這些人員分做三等，就是：當然留用，酌量留用，暫不留用；後來他忽然在那酌量留用人員

名單裏面，指出一個姓王名友蘭的向次長說：

——請您查一查王友蘭的履歷罷，我幾乎忘掉了。這是苟達夫的夫人介紹過的，我們再斟酌一下罷。

次長把王友蘭的履歷找出來，恭而且敬地向包部長面前一擱，上面寫的是：

王友蘭，年二十二歲，江西萍鄉縣人。

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廣東無線電傳習所畢業。

歷充廣州市政府技佐，第X軍電務專員……………

現充武漢國民政府XX部技佐，部長室辦事。

——對了，包部長說。從前達夫的夫人還說過：並不是達夫不肯調王友蘭到自己現在的部裏去，却是她……王有蘭本人要到我們這裏來，爲的是可以用其所

學。這也好，我們把她放在當然留用那一單裏面，仍舊叫她在部長室辦事。所有當然留用的人員，傳他們明天先進來談話。

事情就是這樣辦妥了。那幾個在××部算是重要人物的先生們，便在向包部長致敬之後預備從部長辦公室裏退出來，這時候，包部長忽然用略高而又略有發抖意味的聲音向他們說：

——請總務司長叫庶務科周科長來一躺。

部長室裏那扇門，隨着那些出去了先生的脚跟關好了；包部長獨自坐着思量起來：

「這倒也好，達夫本來是愛漂亮的，那末這……當然不會這樣壞；他的夫人雖然沒有托付我過，不過從出身看來，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學業都有些根柢，那末趣味也決不會怎樣低。辦公室裏添上這樣一個人，真是合乎需要的事；可惜這屋子不是真的西式的建築，否則自然格外相得益彰了！以後的辦法就是途途是道

的……」

想到這裏，他那副括得精光的長方瘦臉上，不禁吐出幾絲笑容來，儘管氣候依然是暑氣未淨的初秋，他的心上却感到空氣裏不僅充滿了涼爽的成分，並且彷彿還含着甜而香的意味。在這陣神往之際，他半意識地向頭上搔了幾搔，那頭板刷式的短髮却隨手墜下了三五莖到桌上來，他在那裏面發見了一莖白的。因此他又墜在另一種的思量境界裏了：

「自然，以我快到五十的年齡，這本算不了甚麼；不過終究未免是……然而以我今日的地位，誰說我沒有制伏這一種自然的人力呢！這一種的白顏色，眼見得馬上會被我另一種的顏色遮住；何況牠本來不多……」

這時候，門上囊囊地響了兩聲。他說了一聲：「進來！」便看見那門一開，跟着有一個三十來歲的矮個兒到了辦公室裏：

——部長，有甚麼吩咐？

——我要辦一張寫字台，一把旋得動的轉身椅，兩把羅絨的小靠背椅，一架小的桌用電風扇。

——是，部長。不知道部長要擺在甚麼地方用？

包署長正劃燃一枝火柴吸着烟，便用那兩隻依然夾住火柴的指頭向他前面某一隻角上一指：

——就擺在那裏，還得把寫字台上應用的陳設配齊；這屋子裏的電話機也要移到那寫字台上。東西呢，都要揀好的。

——在南京，恐怕尋不出怎樣好的傢具？

——那末，趕快打一個電報到駐滬辦事處，叫他們即刻辦好交火車運來。

——是部長自己用？

——不一定，趕緊去辦罷，祇要揀好的！愈快愈好！

——是，總要揀上好的！

周矮子退出來之後，便到自己的科裏把算盤一敲，知道這批傢具在南京的時價，至少也要兩百塊光景。根據自己素來的哲學，承認還是由自己親手爲宜；何況乎部長又說過「祇要揀好的，又不一定是自己用，」那末祇要東西好，祇要辦得快，也就不必非由上海辦不可。所以他祇和自己的司長說明一番，立刻就上街去辦。

第二天九點鐘光景，周矮子就在科裏接到了包部長從公館裏打來的電話，詢問那件購買傢具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傢具已經擱在部長室裏了，祇候部長示下。」

包部長在十點鐘光景到了部裏。素來祇着西裝或者長衣的他，這一天却着了一套淺棕色法蘭紗的軍服。他那長瘦很合比例的身體，挺直地包在軍服裏面，再配上那雙刷亮的馬靴，那條「四面兜風」式的騎馬褲，那副英國製的皮帶，因此很像法蘭西騎兵隊裏的一個軍官，儘管他絕沒有到過歐洲，也沒有進過任何軍事

學校。自然，以部長的地位，而又有這樣的外表，看起來誰也不得不格外增加敬意，誰也不得不把他當做一個壯年人。他挺起胸脯拐了一兩個灣，便走進自己的辦公室，看見那些傢具已經擺在那個指定的地方，心下很覺舒服。心裏正想走向前去端詳，耳朵裏却聽見高高的一聲：「次長到。」

他們便在那呼沙呼沙的電扇聲中，坐下談公事了。

半點鐘後，包部長才得到閒空時間去傳周矮子進來，一面却先去視察那些新辦的傢具。那最耀開眼的，就是那把小電扇，雖然沒有開動，但是簇新的金光射人，可見得將來可以輔大電扇之所不及。那寫字台算是油木之類做的，雖然不精也還不討厭。那幾把椅子却不是他所預料的了：轉身椅呢，變了一把無從轉動的紅木太師椅，綉絨的小靠背椅呢，變了幕布的粗靠背椅。這可把他氣壞了。他正待轉身叫人去催周矮子，周矮子却在囊囊地兩聲叩門之後走近前來。

——上海怎緣會辦出這樣零星不成套數的傢具來？包部長向周矮子說，這大

概是電報沒有打得明白！

周矮子知道事情出了岔子，便吞吞吐吐地說：

——這都是在南京辦的，因為……

——怎樣要在南京辦；包部長不待他說完便切斷了他的話，我不是說過要打電報到上海去辦嗎！現在辦了一些這樣零星的傢具，您瞧！您說「因為」，究竟為甚麼？

——因為部長說是要愈快愈好，在上海辦究竟慢些，又因為……

——愈快愈好，不錯，到底還是東西好才算得好，並且用夜快車運，又那裏會慢。您說「又因為」，究竟又因為甚麼？

——因為部長說過不一定是部長自己用，我看看這樣的也像是設好了，倘若真地不是部長自己用！

——倘若真地是我自己用呢？……並且即令不是我自己用，那末您對我以外

的事難道都可以媽媽虎虎嗎！您瞧，一些這樣的零星傢具算是甚麼！

周矮子急得這時候連襪子都汗濕了，那裏敢動一下，包部長却接着又說：

——剛才在電話裏，您說是：「傢具已經擱在這屋子裏」，原來擱的這樣的東西！您又說是：「候我的示下」，我說這樣的東西太不行！現在姑且擱在這裏，一方面您還是打電報到上海去辦！

周矮子答了一個「是」，便靜悄悄地退了出來。

包部長立刻又順便向部裏的重要人物，表示了「飯桶太多，應當整頓」。

不到半個鐘頭，包部長的盛怒，在整個兒的××部裏，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就是那些從漢部咨送過來坐在招待室裏聽候傳見的當然留用人員，也都猜到了這一天部樣的空氣很有波動。

然而坐在部長室裏的包家脊，這時却因為已經發洩倒也不生氣了；隨後望着那把太師椅，便又想到了將來坐那把太師椅的人兒：

「她的傢具現在雖然沒有來，可是這一套不妨先用一用，要緊的就是她一來就有東西用呀……哎呀！這椅子太高，她坐着難免不舒服，太笨，她立起來的時候難免不容易推開，周矮子真可惡，真可惡……她在達夫的署裏，總一定比這裏舒服些……她或許因此瞧我不來？……不會，她既然肯來，就有問題也是有辦法的！……她是江西人，語言是不大普通的……不對，他到過湖南和廣東，至少她應當懂得我的西南官話……並且，即令誠如古語所謂「語言不通」，難道「嗜欲」也不同嗎！……哈哈！……」

他一面這樣想一面在屋子裏一縱一橫地走着，偶然從掛鐘上看見時間已經快正午，便想起那些聽候傳見的當然留用人員如何還沒有消息傳進來。

一個聽差的，在包部長的電鈴聲裏進來了。

——你去看看那些傳見的人到了多少，怎麼傳達室還沒有來回過？

——他們早已到齊了，因為部長剛剛有公事，所以傳達室沒有敢上來回；現

在傳達還在屋子外面聽候吩咐。

——叫傳達拿名單上來。

名單立刻由傳達拿進來了。包部長數了數人數，統共是二十一個人——這大概是漢部咨送過來的總數六分之一！他想了一會，爽性開誠布公地先傳王友蘭到辦公室裏談話。並且說：『這是特別傳見。』

兩三分鐘之後，傳達引了一個身着灰布軍服的從兵模樣的矮子進來，同時他嘴裏說了幾個沒有被包部長來得及聽清楚的字便帶上門走了。包部長抬頭一看，那從兵真像他童年時代在家鄉所看見的綠營標兵：半曲的身軀上，頂着一副黎黑的瘦臉，半開的嘴唇裏，露出一對微黃的門牙，一雙小眼從額骨上睜開望着包家晉，一面舉起那隻五指全張的右手向他行軍禮。他坐着並沒有動彈，祇隨意舉了舉手；那從兵模樣的矮子，使用一種發沙的聲音叫了一聲『部長』，跟着便把左手拿着的一張白紙片，用雙手送到他跟前。

他心下不免納罕，但是終於伸手接過來，才知道是一張禮柬，上面寫的是：

王友閔，年三十二歲，江西萍鄉縣人。

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廣東無線電傳習所畢業。

歷充廣州市政府技佐，第×軍電務專員……………

現充武漢國民政府××部技佐，學長室辦事。

包部長當下竟有點摸不着頭腦了，想道：『這是誰？怎樣會弄出一個老邁標兵式的人來？』隨後他覺得已經明白了：這從兵模樣的人就是她的從兵！因此隨即向那從兵說：

——請你的王小姐進來罷：用不着遞甚麼禮柬。

——王小姐？那從兵仍然用發沙的聲音問。

——王技佐，王友蘭技佐，你不懂嗎！包部長用發躁的聲音說，一面正預備去按電鈴。

那從兵又舉手了。

——部長，我技佐本人就是王友蘭。

包部長頭上像是澆了一瓢冷水，口裏不由自主地出一個帶驚訝味的「喔！」心裏彷彿感到了一科酸鹹苦辣四者皆備的煙土披里純，然而爲得維持自己的部長身分起見，也祇好立起身來向王友蘭說了一聲：「對不起！」隨後就請她坐下談話……

第二天午前，周矮子已經把當日早上由上海運來的那批新傢具，在包家胥先生的辦公室的那隻角上陳設停當了；可是到如今並沒有誰使用過，因爲王友蘭技佐在和包部長談了話之後，就接了諭條到譯電室去辦事了。在那裏，她雖然穿着那套灰布軍服鎮日用發沙的萍鄉口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地弄個不休，不過

誰也沒有問過她的年齡究竟是二十二或者是三十二。

二十年八月在蘇州寫。

也許是這樣的

兩桌麻將牌，趁著新秋的涼意，在一頓很豐盛的筵席之後都闖到了最後的一圈，時候已經是午前兩點了，那些被邀請的他和她，在半點鐘內外，都要離開這個雍容靜穆的舊城，向洋場上各尋歸路；可是那位立在某桌子旁邊的多情主人忽然說道：

——不必忙，我們再喝一杯可罷，我就去叫他們做起來。

『不必了，我們都還飽着呀。』這兩句話不知道是誰說的，並且彷彿也不止一兩個人這樣說；但是在這樣說話的聲浪中，忽然有一個女客挺拔得像一隻孔雀似地向主人說：

——達瑜，我要喝！我要喝！

達瑜便挺着偉大的軀幹到後樓發命令去了。

鬪牌的地點，是前樓上的一個小客廳，廳旁就是達瑜的書齋，書齋和客廳之間，有一排黑漆屏門隔着。我們跨過屏門向書齋裏對面一望，就看見一道雪白的牆。這道白牆，在兩盞光線適當的電燈之下對着那排屏門的和承塵板的黑顏色，就把這書齋裏的潔而靜的味道，充分地表現出來；並且因為面積是狹長的，所以比起那個方的小客廳，格外富於樓的意趣，富於蘇州營造式的意趣。一會兒，那些賓客在散了牌局之後都到書齋裏了：幾個服裝鮮豔的太太和幾個精神愉快的先

生，四散地在那幾件疎疎落落的紫檀家具之間立着或者坐着，所以我們就全景端詳起來，竟是一幅用黑底子的宋錦裱邊的著色工筆仕女。這時候，議論就在那十多隻可可杯子之間，分做許多組發動了，似乎每一組有每一組專注的事……

余詩人是個和全體無人不很熟的，他忽然像是有甚麼感慨似地說：

——今天真是痛快，並且都還是精神很充足的。

——未必罷，我就很有倦意了，一位豐腴合度的女客笑嬉嬉地說，我在牌桌子上呵了好幾次的欠。

盛浩文，她的「他」，向她瞟了一眼：「文珮，這是因為你有了三個月的肚皮啊……陳太太您看她罷。」

陳太太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瘦子；固然，在這幾位太太當中，她的年齡頂大，不過她彷彿也自命閱歷頂深，聽見浩文向她發言，便伸手去摸文珮：

——真的，文珮，你那個頂小的孩子到現在還不到半歲呀！這是甚麼道理！

真是快呀！

——這個我那裏知道！……

浩文搶着說：「她不僅懷得快，並且也生得快，上半年她生孩子之後就告訴我：『生孩子本不來過這樣一回事，我生這第二個真更容易了。』」陳太太，您問她。」

——真的嗎，文珮？

——真的。陳太太。

——那就真是爽利，陳太太說，也許是年紀輕的關係。要是我，我真沒有這樣爽利。

這時候，那位首先贊成喝可可的女客，把她蹲在自己座位上的那條腿子放到地上，隨即立起身來，一面用右手向臀部飛也似地拉一拉自己那條紅紗旗袍，一面左手搖着那柄綠色的駝羽摺扇，挺起那個略現乳峯的胸脯向陳太太說：「不見

得是年紀輕的關係；像我，比文珮不過大兩三歲，然而也吃過大苦頭！」

——筱玲，浩文向她說，你吃過大苦頭嗎？何妨叫我們知道知道？

——我真吃過！筱玲說，並且那還是小月齡。倘若是大月，大概就更苦了！

然而說起來是很難……很難爲情的，你們男子漢那裏知道那種苦處！

她說完接着就格格地笑起來，身子靠着窗臺，笑聲愈轉愈急地顯出了笑裏的歇斯登里亞性。末了，余詩人發言了：「乖乖，你不要笑了，我們找一個人來舉例罷……找一個人……」

不知道誰說了一聲：「應當找萍孫。」於是大眾都主張要萍孫舉例。萍孫本來躺在牆角裏的書箱傍邊一張靠椅上，這時候抬起身子來向電燈笑了一笑，似乎不僅沒有推辭並且預備開口就說的樣子；然而這時候却有一個女客自言自語似地說：「萍孫真能夠在這個問題上舉例嗎？」

然而萍孫却終於說了：「這還不是那樣的嗎！有甚麼可說！並且事情在我似

乎已經是很遠了，很模糊了，到現在又是三五年了；何況乎原委本來不是輪廓分明的呢！」

——原委的輪廓不分明！余詩人說，畢竟還有個原委，您親身受過的原委！——也不妨說是這樣……這樣受過的！萍孫說，或者更不妨說是有人曾經這樣向我說過：

「那大概是十六年的春天裏的事罷，我在某一天搬進了上海西門外的巴德里醫院，爲的是那醫院受了時局的影響去的人不多，並且我又在堂房姊妹在那裏做看護。進院的第二天的或者第三天的午後，我無意中在病牀上聽見隔壁房間裏，起了一陣不停止的叫喚。那聲音時而急，時而緩，時而像是任性的和使勁的，時而像是忍氣的和吞聲的；然而却總歸是沒有停住，我探問消息，纔知道是個臨盆在即的人！哎！阿彌陀佛！」

「我因此想起這醫院裏的接生房子了：那間房也是在樓上的，祇有一個朝南

的窗子，地方並不很大。一張單人鐵牀，兩張櫃子，一張長條桌，兩三把小凳，都和那間房裏的牆壁門窗，一樣地漆得雪白。有一張櫃子，門子是用玻璃做的，裏面分層擺着許多剪刀許多管子和許多許多說不出樣子的怪東西，不過想起那些用途來叫人有點發抖；然而那件叫人一看便不願意再想的，却是那件名叫「臨盆手術榻」的東西。那張榻本用白布套子蓋好，並且放在牆角邊——這大概也是一半兒不要人注意罷——把那套子一揭開，誰也就不必問牠的用途了。牠是整個兒用白搪瓷的鐵質做的，上面鋪着一個很大的氣墊。說到是榻，那末樣子是容易明白的，內行一點，便可以說是和普通醫生用的手術榻差不多，不過那兩隻攔腿子的撐子，似乎比普通手術榻上的結實一些，並且在那兩條攔腳的板上還有一個凹下去的圓形小槽子。那都是我……這是我前半年就參觀過一回的，這回聽見了那陣不停止的叫喚，想起來更要念何爾阿佛！何況乎有人告訴我，說那榻還是十年前的舊式東西呢！

「那一天，我很疲倦，很不舒服，傍晚時我喝了一杯牛乳就爽性睡了。然而那裏睡得安呢！肚皮裏的魔障弄得我怪疼的，睡不了一會兒又醒，睡不了一會兒又醒，那怎樣能夠叫做是睡，不過自己敵不過那種過度的疲倦，敵不過那種過度的不舒服，眼皮纔不由自主地闔上一會兒。所以那種醒，也就不過是機械地張開了眼皮罷，意義却很模糊。我聽見打十點鐘了，半意識地向四週一望，慢慢地從那盞固定在承塵板上的乳白色電燈球的微光裏，辨出病房裏的景象來，因為自己對於那病房還不順眼。

「房裏的那一切在白天已嫌沈鬱的陳設，這時在微弱的電燈之下，更叫我感到灰色意味。我想：「傍晚時候有人說是外面下了霧，這樣的色調，大概是窗外的大霧發生了阻光的作用罷」。然而我昂頭向窗口朝外仔細望過去，却又依稀隱約地望見了兩三處的燈火星星：霧是沒有的了；並且還隱約聽見呼呼的風聲在窗子外面鼓動。窗子裏面呢，是很寂靜的，除了鐘擺的迪答迪答以外，只偶爾聽見

病房門外的過道裏傳進來的一兩下零零落落的聲音。我想：「那些身披白布外褂的安琪兒，大概都在守夜值班室裏各自坐着打盹，各自夢到了各自的甜蜜蜜的境界。」

「彷彿是這一陣的思索視聽，叫我渾身的神經都興奮了一樣，因此覺得那魔障又在肚皮裏活動，並且……愈來愈活動了，愈活動我就愈疼！那像是成了一個圈子似地疼起來，可以說是有一條會變戲法又有氣力的皮帶，從腰上的肉裏分開向兩邊沿着骨盆圍到肚皮上的肉裏，但是一到肚皮上却斜斜地向丹田方面集中，組成了一個千斤結子似的東西，再伸到腿縫裏的肉裏往下一鬆又一緊。這一鬆一緊，就是魔障的活動呀。這個畸形的圈子我早就隱約地認得了牠的路線，但是當時愈來愈認明白了！偶然多鬆一下子，我得了休息便闔上了眼皮，當然，一緊又叫我疼醒了。這醒的時候真夠你塵，真叫你不知道要怎樣結束！」

「後來，疼的樣子又不同了！單是說一個「疼」字，不僅在分量上來得太

輕，並且在意義上來得太泛。因為那個千力結子剛剛由鬆而緊的時候，至少那一個圈子除疼以外，還感到酸溜溜的怪勁兒，稍許緊一點，那酸溜溜的便轉成了辣火火的了！然而最難受的，却要算那個由辣火火再轉緊的境界：那條會變戲法皮帶，像是週身滿安上千千萬萬的極細極尖的鋼針，慢慢地強頑地並且普遍地向那些被牠束住的皮上肉上筋上骨頭上同時扎進去；隨後，却又由慢慢地變為急急地了！這時候，我渾身的肉竟因劇痛而漸漸抽搐起來，用不着說我已經叫喚了一大陣。

「自然已經有人進來了！我那時候望見那樣三四個身披白外褂的妙人兒，真非承認她們做安琪兒不可。可是我也記不清楚她們對我說了些甚麼話，做了些甚麼事，祇覺得肉裏面那條皮帶的動作又變了：彷彿所有的鋼針完全移到了那個千斤結子上，於是那些針便結成了一條像水滸傳上所稱道的狼牙棒那樣的東西，一下一下從丹田往下一壓！可憐，可憐，那真是受罪了！我祇希望地上有個深洞可

以讓我鑽下去躲，或者手裏有一把快刀可以把我的身軀斬去下半段！然而事實上我却服從了安琪兒們的勸告，任憑渾身的肉抽搐得像是沙沙地響，祇是仰着躺在牀上不動——本來也不能動——一面機械地狠命用兩隻手在牀上抓住那些撞到手的东西，一面眼睜睜地望住那盞光頭不大的電燈；後來覺得項頸上偶然有一道似痒非痒的觸覺，不久就明白是頭上的冷汗從耳根後面往下流！

「這種苦刑忽而又鬆一下，忽而又緊起來，一鬆一緊不知反覆了多少次！末了，醫生來了——後來纔知道她是被人從院外用汽車追回來的。我模糊地望見她那肥大的身軀和雪白的頭髮，知道就是那位院長石老太婆。她對我端詳了一會，在我身上打了一針，一面吩咐預備太平牀，抬我到接生房裏去。我呢，除了聽候擺佈之外，那裏還有別樣的意識！不久，我覺得肚子裏又漸漸地鬆下來，又漸漸地鬆下來……

「我像是從朦朧的境界裏醒來了，肚子裏漸漸又活動起來。定神一看，纔知

道已經進了接生房，並且已經躺在那張臨盆的高榻上，我究竟是怎樣來的呢？甚麼時候來的呢？那時不僅不知道這些，也沒有想到要問明白這些；或許對於爲甚麼要來也一樣是茫然的！石醫生坐在那張榻前，我的對面。四五個安琪兒抓住我的手我的腳，並且還用一隻手壓住我的肚皮的上部，另外一個安琪兒像是在那小桌子旁邊做事……漸漸地，那根狼牙棒像是又要往下壓了！我想：「究竟還要壓多久呢！」然而這時候，我的精神却一步一步又興奮起來：那個在桌子旁邊做事的安琪兒用剪刀慢慢剪布的磨擦聲，那隻裝在牆角上的火爐裏煤火活動聲，我都聽得清清楚楚；我一雙腳在那兩條板上的圓槽裏外觸得的那些一凸一凹，我也覺得清清楚楚。

「果然，那根狼牙棒又來了，牠又從丹田往下壓了！不過以前的壓是停停勻勻一伸一縮，現在却是縮的時間短，伸的時間長。我的手本來是被人家抓住的，現在却反過去抓住人家的手，狠命地抓住人家的手，來抵抗那魔障給我的苦刑，

口裏的訴苦呼冤當然更沒有停住，石醫生又給我打了一針。

「後來，那狼牙棒似乎竟是伸而不縮了，強硬地往下直壓，往下直壓，我渾身的皮肉，除了受壓的部分，其餘一概是麻木不仁的了，我看明那兩個著我抓住的安琪兒的臉上都出汗，便想到自己身上的一汗一定比她們多，口裏却祇機械地叫喚，併命地叫喚。……石醫生用她的老九江口音向我說：「用力呀！忍痛呀！您祇要禱告上帝就得救了！就得救了！您祇要禱告上帝啊！」上帝這兩個字，在我們說來是怪不順口的；可是在她那兩片又薄又寬荷葉樣的嘴唇裏迸出來，却是圓熟而又清朗，彷彿上海店舖裏的寧波小夥計喊起「洋鈔」兩個字，也都沒有那樣親那樣熱！也都沒有那樣出勁！……這時候，那根狼牙棒真地是伸而不縮了；並且是伸得格外有力些。可是我已經沒有氣力可用了，或者不如說是不知道怎樣用氣力了，祇是萬念皆空地忍着。

「陡然間，不知道怎樣一下，我眼裏冒出了幾千幾萬道金光，丹田的四週發

生了一股意外的推送力，登時像是那條會變戲法的皮帶斷了一樣，帶頭的結子，結子上的鋼針，一概無蹤無影，我覺得全個兒的身軀祇像是剩下一隻空殼……」

萍孫說到這裏，便在寂靜的空氣之中從那張靠椅立起來，走到書齋中央的桌子跟前，端起了自己的杯子，喝着那最後半杯可可。筱玲問道：「以後呢？」

萍孫還沒有回答，那位胸部不隆起臀部不甚肥大的陳太太搶着說道：「以後嗎？自然是問題得了解決了。我的生孩子的情形，幾乎就是這樣的！好難受啊！說起來真要捏一把汗！」

筱玲也說是：「我也稍許嘗過一點點這樣的味，倘若是大月，恐怕也會苦到這樣罷！」然而文珮却搖着那個滾圓的身體說：「我幸虧沒有嘗過！我想決不會人人一樣的！就是除開了年齡不同，也還有別樣的……那個……那個呀！對嗎？」她們，這三位太太；都不約而同地望着萍孫，彷彿都想再從他口裏得點印證。

——太太們，萍孫用贊同的口氣說，也許是這樣的！

余詩人忽然哈哈地大笑了：「我們果然能夠承認這是萍孫他親身受過的原委嗎？不過是有人向他說過而已，他是男人，那裏會嘗過這種味道！」

於是乎在座的人也纔覺悟過來，一齊朝着萍孫大笑，他依然從容地說道：

——也許是這樣的！也許是這樣的！

我們這時候，祇覺得一種形容不出的微笑，從他那清而且稀的鬚子旁邊流露出來，而他那雙點漆般的眼睛兒，也正彷彿夾着他那條瘦而且直的猶太式的漂亮長鼻梁望着大眾。

二十年八月在蘇州寫。

## 上 海

上

林次雲從午後的短睡裏醒過來，感到太陽很灑眼睛，才明白自己是躺在園子裏的藤榻上。一陣略帶鹹味的微風拂着他的臉，雖然給他送了點涼意過來，然而他的身軀包在兩三層毛毯之中，却依然是溫暖舒暢的，彷彿渾身的細胞，渾身的血液，都格外活動得有力些，絕不像是對着深秋的氣候。他想：

——這大概就是日光浴的功用罷！

後來，他的視官漸漸和太陽習慣了；順着向四週一望：就看見這所小病院的園子裏面，另外還躺著三五個晒太陽的病人，花畦裏的草花和月季也還能殷調劑地面上的泥土枯黃，遙遙地和簷前那些盛開的菊花相映。不過菊花後面，襯著簷下一帶的白牆和三四個披着白色罩衣坐在那裏編絨線活計的女看護士，就覺得格外有精采。偶爾那陣微風的力量大一點兒，他們罩衣的角兒就飄動一兩下；除了遠處的汽笛忽而呼嘯幾聲，此外一切都是恬靜的。

次雲正想摸起自己身邊的一本書來看，不自主地咳了好幾聲，一個女看護士就丟開了手上的活計走到他跟前來：

——林先生，快到四點鐘了，我們抬您到病房裏去罷，不然就替您再加一床毯子。您看看那一面正有船進口呀，現在正漲潮，天氣比先頭的涼得多了！回頭醫生又要來埋怨我……我們。

——沒有甚麼要緊，次雲帶着微笑說，劉小姐，現在不必要加毯子，謝謝。我還要再蹲一會，請您給我一杯熱牛乳，我喝了再進去。

她遲疑一下，說了一個「好」字就走開了。次雲真捨不得園子裏的好空氣和好日光，却也不願意明顯地拒絕她的勸告，因為知道這個醫院裏燒開一杯牛乳至少也要三刻鐘，所以就用這句話回答她，來解決目前這個雙重的小困難。隨後他就自己身邊摸着那本打開了的書，舉起來看下去。

不到兩三分鐘，他就看見這樣一段：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的劉老先生。」

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

張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張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彙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訪魯」

段。恰巧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綉小茶，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說道：他以天下事都靠你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縊殺了。這個如何了得。」

知縣河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的確切掌故，不由得不信……

看到了「不由得不信」這五個字，他禁不住大笑起來，一面想道：「吳敬梓真是妙人啊！」然而這一笑又引起他咳嗽了。

他正低着眼睛揪住胸口咳個不住，忽然聽見有人在傍旁喊着：

——次雲先生，貴體好一些嗎？

他抬頭一望，看見那個喊他的，是他一個常見面的同鄉保文修，文修的身傍還立著一個面色灰白的青年瘦子。次雲向文修說：

——大概還不過是維持現狀而已，祇要不到第三期就是幸事了。謝謝您，文修，您兩位請坐罷……這一位是？

文修同着那個青年已經在藤榻邊一條長橙上坐下了，他一面向次雲說：『次雲先生，我向您介紹一位新朋友密斯特 H E』，他隨即側轉腦袋向那青年：『就是我們常常談起的次雲先生。』

次雲和那青年又都點了一回頭，接著次雲就說：

——陸先生，請您原諒我的簡慢，陸先生。

——賤姓是「Lu」，不是陸，那青年說。

因為次雲還伸起腦袋望着，所以那青年又補上一句：『就是 Lu-Na-Chiar-

shi 的譯音的 Lu 呀。』

——噫？次雲彷彿是在那裏問。

文修用手托一托自己鼻梁上的那副黑邊眼鏡，一面似帶笑非帶笑地說道：『就是蘆茅的蘆字不要那草頭！』這樣一下，才間接地叫次雲仍然把腦袋放到枕頭

上：

——啊！盧先生，您兩位從那兒來？

——我們，文修說，我和密司特盧剛才都從××沃東明書局的總廠裏出來，特地繞道到醫院裏來看。

——太費事了，次雲說，盧先生也在東明書局裏？

——我沒有在那裏面。

——不過，文修說，關係却很淺。密司特盧的編著翻譯的稿件一共有三十七種，而在東明出版的就有三十一種之多。

——那末，盧先生和東明的友誼，真是建築得很……很堅固的了！三十多種編著翻譯，真了不得。怎樣不到那裏面去呢？大概是東明拉您不動罷！

——那到沒有這句話，那青年說；不過我不願意坐在百餘同人當中看那些愁慘的面容。

——這樣說來，盧先生至少是一位心理學家！

——密司特盧還是藝術家哩！次雲先生；他的拍照的本事是了不得的。東明有兩部用玻璃版印出來的風景照片，是他老兄的作品，不僅構圖取光一本美的原理，即如次序排列，亦隱含一種自然的和諧；不是十餘年研究美術攝影的功夫，那裏有這樣的成績！真是藝術家，真是藝術家！

盧先生正吸着他的第三枝紙菸，聽見文修說完這一層，也祇把紙菸從嘴裏拔了出來，順便笑了一笑。次雲瞧着他的神氣，就知道他承認了「藝術家」這個頭銜，忍不住也笑着說：

——盧先生算是在編，著，譯三門專長之外，還有第四門的拍……

——不止，不止，文修不等次雲說完就搶著說；密司特盧的專長多呀，最擅長的是土耳其的研究，所以他第一是土耳其研究的專家。

次雲本來是一個掛名的回教徒；他雖然像我們一樣常吃豬肉，不過却很想從一個新人物的口裏，探聽回回祖國的情形，所以就說：

——好極了，我很想聽聽盧先生來談土耳其。

——倘若次雲先生不棄，那青年說，我總盡量把我肚子裏的土耳其搬出來。

——好極了，次雲說，不過……不過……我們從那裏說起？……盧先生高興研究這個「冷門」，真是我們想不到……啊，您這種興趣是從那裏引起來的？

盧先生正劃燃一根火柴去吸他的第四枝紙菸，沒有來得及回答，這時候，保文修那副紅而有光的長臉露出笑容來了：

——這是天曉得的事！我和密司特盧初會面的時候，也提過這個問題，因此知道他的研究土耳其的來源，是由於好幾年前在杭州吃羊湯飯而起。他有一次從那兒吃羊湯飯的館子裏，望見對遇有一張小門，再看門裏，却又發現了一所大建築物；後來打聽了好幾回，他才知道那是土耳其式的廟宇，因此……

——因此，那青年接着說，我就著手研究土耳其，到現在又是八九年了。

——密司特盧在上海在廣州，都有好幾個土耳其朋友，所以凡是土耳其的種

種東西和事情，不必說到我們沒有看見過的，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的，他都考究過，都很熟悉。中國人知道土耳其有活動加非館，有活動剃頭店，有同時可以七八個人吸得大半個鐘頭的水菸袋，有婦女們出街必定要戴的黑布面具，大概密司特盧真要算的第一個罷。他寫過一篇三萬多字的論文，證明成吉思汗的陵墓在土耳其京城君士但丁堡；他又證明墨翟是土耳其人，許多國故大家都承認是新到尖端的學術史資料。尤其他能發從殷墟出土的牛骨文裏，證明那時代中土兩國的文化上的溝通；他的立足點：就是何以墟裏的獸骨，祇有牛的，沒有那種在現今中國比牛骨來得普遍的豬骨，所以斷定那時代的中國人也受了土耳其文化的音響，不愛豬這樣東西。

次雲聽了這些話，覺得自己不是正和伏爾德的小說裏面的人物談天，就是到了鏡花緣裏的外國，然而祇好忍住心裏受到了那陣感情的搏擊，僅僅在臉上露出一絲兒的苦笑來，並且向那吸着紙菸的青年說：

——這都是空前的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未言！

——密司特盧真是肯用心研究學問的，文修帶着慨嘆佩服的意味說；他不僅從土耳其人方面得到許多好資料，並且還在香港的皇家圖書館看過十多本談土耳其的名著。其中有一部是盧那卡爾斯基和特洛次基共同著的土耳其民間的訪問，就是這兩個人從前奉到拉司溥丁的祕密使命到土耳其調查十年的報告錄，密斯特盧竟讀過三遍。

——次雲覺得是無話可答了，祇好望著那個青年說：

——盧先生的土耳其文當然是高明的！不過真是難得有好好兒去學的機會！

——我不懂土耳其文，那青年說，我在香港皇家圖書館看的那些書都是英文的。

——密司特盧在上海，修文接着說，找印度阿三給他做土耳其文的翻譯；在廣州，他找雲南的教門；所以不懂土耳其文並不碍他的事。去年某一天，他請了

一個印度阿三坐了兩塊錢的汽車，吃了一頓牛肉，這個阿三就引他去會了一個很難會面的土耳其的阿爾忒。密斯特盧他真是醉心於「異國情調」的。他認識了許多的土耳其人，所以他常常有機會弄到一些土耳其的郵票，那上面的字真是奇奇怪怪的！

——奇奇怪怪的！次雲彷彿忍住了笑聲，特地照樣述了一遍。

這一來，談話之中的氣壓像是登時鬆懈了似的，所以次雲勉強接着又說：

——土耳其的伽末爾將軍真是當代的人傑，我想土耳其人之崇拜伽末爾，一定和法國人之崇拜拿破侖一樣。兩位以為怎樣？

保修文側轉腦袋向盧先生說：

——密斯特盧，哈哈，拿破侖研究，又是您的專門，我們不妨再來談談拿破侖罷。次雲先生是在法國住過好幾年的人，當然不會討壓這一個怪傑。

盧先生正想發言，恰巧劉小姐走到次雲跟前來送那杯久在問題之中的牛乳，

所以祇好停止，並且伸起手向自己衣袋裏去摸紙菸。這時候，劉小姐低聲向次雲說：『林先生，您真應當回病房裏去喲。』說完就望着他。半身浸在夕陽中的次雲，因為有人談天真想在園子裏多勾留一會，所以又來尋覓山頭；忽然看見盧先生生在袋裏摸出一隻大仙女牌的空紙菸包兒往地下一扔，因此就向她說：

——劉小姐，還等一會兒罷；請您叫人弄點紙菸來，這裏要用菸待客。

她笑了一下就去叫人弄菸了；他們就來談拿破侖。

這一回，盧先生的神情像是忽然謙遜得多了；他先把那條攔在左腿上右腿放下來，挺一挺腰，雙手順勢分開向兩腿上一攔，登時那副灰白色的瘦臉上就現出一陣若有若無的笑容，張開那兩片薄而寬的嘴唇，鄭重地說：

——我沒有到過法國，也沒有學過法文，那裏殼得上說是拿破侖研究的專家！不過比起一般談西洋近代史的，我對於拿破侖或者有許多多的新的認識。

次雲輕輕說了一聲：『何必客氣』；文修也抬着頭說：

——密斯特盧對於拿破侖真有許許多多的新的認識。人家研究歷史，都是書本子上的功夫，他呢，注意圖畫。所以凡是關於拿破侖事跡的名家畫片，他真是論打論打地大批買進來；現在的數目，大概至少是十多打了，已經成了整整的兩大本。在中國，這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拿破侖事跡畫片收藏家！像這樣研究拿破侖，那些從書本子上用功的人那裏想得到！我不妨趁這機會向次雲先生發表一個意見：研究歷史應當專看有關的名家畫片，纔算是實用主義的治學方法！

——我藏的那些名家畫片，都是製成了郵片的，攜帶起來極為方便；並且不僅限於拿破侖本身，就是他部下三十多員大將的像，我也都收得齊齊備備。那真是費過大事的。

——密斯特盧不僅有些大將的像，文修接着說，並且還把他們的家世一個一個都攷查出來，證明他們本來沒有一個是法國人。可見得拿破侖也像成吉思汗一樣，專用外國人做將官。

這件新的認識，真叫次雲渾身都有點兒緊張，正想詰問這是不是也從畫片上攷查出來，然而那位青年又接着在文修之後發言了：

——攷查一個人的家世真是不容易的事！何況是外國人，百年之前的三十多個外國人；即以拿破侖而論，大家都說他父親是一個律師，然而誰也記不得他是法國舊時一個皇親國戚。

次雲忍不住說了一個「嚙？」這時候盧先生又把右腿擱在左腿上面了，接着幌了幌腦袋：

——去年我在上海的關心大戲院看外國戲，演的是無忌夫人，就是法文原名叫做 Madame Sans-Geno 那本有名的拿破侖歷史喜劇；在第三幕裏面，拿破侖向無忌夫人說自己是法國老王魯意十六世的表兄弟，遠房表兄弟。現在誰都忘了這句話！因此，可見得研究歷史，除了名家畫片以外，還有依賴戲劇和小說之必要了。

——所以，文修挺起軀幹義形於色似地大聲說，所以我素來有一個新到尖端的主張：用有聲電影代替歷史講座的教授，這是由一反一正的推論再綜合攏來的一元教學法。

說完，他就得意似地笑起來，同時，盧先生和次雲也都不約而同地大笑；不過，次雲特別笑得大一些，並且久一些，他彷彿遇見了甚麼異樣的事；因為這樣一笑又惹得他大咳起來，惹得他眼眶裏擠去了一點兒眼淚。

盧先生終於又發言了；

——以用兵而論，拿破侖真是空前絕後的天才。毛奇在四五十年之後描摹他一番，就叫普魯士成了霸業，伽倫在八九十年之後再描摹他一番，也叫中國的舊軍閥喪胆，這不是明顯的證據嗎？不過他的——拿破侖的——兵法，絕對不是在形式上可以描摹的。

——當然！文修說，絕對不是在形式上可以描摹的！拿破侖之後，好容易四

五十年德國纔有一個毛奇，又好不容易四五十年俄國纔有一個伽倫，將來繼伽倫而起者，或許就是……

次雲心裏真是「忍嚮不禁」了，所以不待他說完就湊上去說：

——或許就是我們的盧先生罷！甚或盧先生還有機會和伽倫在我們眼裏比個高低……

那青年彷彿有點不大好意思，搭訕似地說：

——以拿破侖的滑鉄盧之敗而論，却不能歸咎於兵法不高，實際上是大砲比敵人少。

——這真是專家式的研究啊！文修說。密斯特盧連拿破侖的大砲的畫片都有七八張，可見得是富於研究的精神的。

——我不敢承受呀！盧先生說，在上海，熟悉拿破侖的人真有比我強的。從前，我聽見有人說過拿破侖被魏靈敦囚住的時候，把那兩隻心愛的大烏龜也帶在

身邊，一同在聖希雷音島上度了幾載；不過拿破侖一死，牠們却始終不見下落。我心裏記掛了好多時候；有一次，無意裏遇見一個住在上海的猶太人，從他的口裏，我才知道：這兩個大烏龜在拿破侖死後，就被魏靈敦帶到倫敦放在大博物院裏；後來有一隻在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八月害了傷風病死了，另一隻到現在還活，據說牠每天要吃十多磅馬鈴薯，花了錢真不少。次雲先生，您看，這個猶太人不是比我多知道一些嗎！

這時候，次雲大概竟想說：『這又是一個龜之研究的專家！』可是劉小姐同着另外兩個女看護士匆匆地走過來，高聲向他說：

——林先生，您看罷，那些晒太陽的病人都早回病房裏去了。醫生來了好一會，他要我們抬您到裏面去，這裏太涼。

次雲還沒有回答，那兩位遠道而來的拜訪者都立起來告辭；保文修還走近藤榻跟前俯下身軀低聲問道：

——次雲先生，貴校在下學期，要不要添聘一位講西洋史的教授？密斯特盧是很……

——唉！我現時那裏顧得到自身以外的事！次雲嘆息了一聲接着就露出一陣恬靜的笑容說，我若是顧得到，也許遵照您的張，用……

——怎樣？文修連忙快樂地問。

——也許遵照您的主張，用有聲電影來代替！再會罷，兩位！

次雲被她們連藤榻抬回病房裏了。經過體溫的測驗之後，劉小姐搖了搖頭，彷彿抱怨似地喃喃地說：

——這大概在外面就誤太久的原故！本來，他們要趁火車回上海，儘管二三十十分鐘就有一班車，然而也可以早一點走！

末尾這兩三句話，彷彿觸動了次雲的心機，沈吟了一會，獨自說道：

——上海！他們都住在上海？哈哈！上海的專家！

劉小姐彷彿問了一聲；次雲回過頭來，望見她已經在那張小桌子跟前，給他檢點東西，她那兩紮用玳瑁夾子分開夾好拖在頸後的短頭髮，襯着那件裹住一個瘦而長的身軀的白色罩衣，真像是一隻棲在白玉華表上的燕子尾巴。

二十年九月在吳淞寫成。

## 工 具

荷盧管匆匆地走完了一條兩折的扶梯，就趁勢跳到了樓上，雖然他不是一個高而且大的漢子，樓板也在他的脚下閃了一閃，如同是扶梯剛才在他脚下發轆的尾聲，他不禁慨然向他的同伴王方問說：

——老王，您看，這個學校的房子，真地比不上一個國立大學的！

因爲沒有人回答他就回頭去望，於是才從扶梯的欄杆縫裏，看見王方間的小腦袋頂着那頂不灰不白的寬邊的軟呢帽，在第一折扶梯上面，從從容容一顛一顛地鑽上來。所以他祇好立在梯口邊，等方間上了樓，再一同到他們的目的地——選舉會場——裏去。在事實上，他本來祇須向左一轉，再走兩三步就是會場，不過盧管以爲這天開會的意義過於重要，會場裏面一定有許多要人，許多在他這個身任小書記的眼裏看作五虎大將或者焦孟二將之類的要人，所以他竟不敢獨自一個人走進去。

這一天，正是北方濱海的某個特別市裏第十區的教職員聯合會開籌備會的日子，當然有本區裏面各級學校的教職員。會場的地點，就是本區裏面的市立沾陽中學的大教室。以時代而論，這種性質的聯合會，在社會上已經絕跡了四五年；可是這一回，因爲政府忽然要民間選舉議員，這個特別市裏就有幾個熱心選舉的人，像慕綠似地找了許多教職員列名，呈請本市市政府准予他們組織本市教職員

聯合會；目的呢，就是要從本市教職聯合會裏產生一個議員來。在市政府的當局那一方面，本也想培植一個議員，牠的一個議員，可是正少一個有效的辦法；隨後得到了這件由許多教職員列名的呈文，認爲這個辦法大有「先獲我心」之概，所以當時趕忙把牠轉到中央，並且親自去催了兩遍。居然不到兩個星期，我們就在報上，看見有××市教職員聯合會准予開分區籌備會的消息了。

兩三天後，這個特別市裏的那些想做議員的人，都知道全市的候選人之中，有兩個強有力者，都想利用教職員聯合會來做選舉的工具：一個是本市私立法政專科學院的院長雷德士，一個是國立××理工大學校長洪孤博士。雷德士的護法者是市黨部的某兩個執行委員，洪孤的護法者是市政府的當局——聽說市黨部也有人替他出力。然而這個聯合會祇能產生一個議員，看起來雷洪二人一定有一場緊張的鬥智。

不過，這是後來的事啊！因爲這一天的會還是籌備會，並且還是第十區教職

員聯合會的籌備會，絕不是選舉議員的籌備會；所以以這次選舉某項議員而論，那末這一天的會，不過是選舉某項議員籌備會的分區籌備會！然而這種簡單的邏輯，竟有許多預備做工具的人還懂不清楚，以為在這一天就可以自由地實行選舉他們的候選人。

苟盧管就是抱著這種觀念的人裏面的一個，並且那些和他同在這個大學服務的人，多數也和他一樣。

「苟盧管」這三個異樣的字，並非他的姓名，不過是他的綽號。雖然誰也不知道這個綽號的來源，可是這個大學裏面的人多數都這樣叫；他受到了習慣的支配，偶然也隨口答應，所以真的名姓反埋沒不彰。苟盧管本是山西渾源縣東鄉的人，三年之前，他帶着洪博士一個村塾業師的介紹信跑到這個大學來找飯碗，就承洪博士派他在所轄的某學院裏充當一名書記；事情雖小，那是資格使然，實際上洪博士是把他當「自己的人」看待的，所以誰也知道他是校長派出來的一個三

四等的耳目。他呢，想起自己以一個鄉下的高小學生，素來是在家裏吃油麥住土窯度日的，冒險坐了一天長途汽車兩天火車來找洪博士，就居然跳到一個大學裏面，來吃白麵，住洋房子，並且夏天扇電扇，冬天烘熱氣爐子，每年賺得四五百塊錢，每天有幾個勞動階級稱他做先生，要不是洪博士的深仁厚澤那裏會有這樣的事；所以他眼裏的洪博士，真是個神樣的東西。他常常對他的同事王方問說：

——您看，老頭兒（這是這個大學裏面的渾源人稱洪博士的代名詞，並且素來不敢提出他的姓氏）真是蓋世無雙的角色。中國書，他補過廩，洋書，他得過博士，得過德國的博士。官呢，他做過好幾任的廳長局長司長。然而他對於我這樣一個鄉下人，並沒有瞧不起的意思，把我當作自己的姪子一樣看待。這真是一個既有材學又有德行的人。有一天，老頭兒若是做了部長，我們都有升一級的希望。您再看呀，老頭兒每星期的演說，不要說裏面的道理深長，就是他的神氣我一輩子都學不到。我生平祇遇過一個和他相像的人——並且祇遇過一次，就是我

們縣裏的城隍老爺。那一年城隍老爺出街賽會，老頭兒也正回家省親，他們兩個的白白的臉兒長長的鬍子，真是一模一樣；不幸老頭兒固然不久又離開了家鄉，城隍廟又被城裏的學生打得稀爛，所以我們縣裏現在祇有這樣一個好品貌啊！我想就是中國也沒有第二個，因為老頭子那年到京裏回來，一下車就告訴我們，說是許多閩老官都承認他的品貌是天下第一！

王方問本來也是一個書記，和苟盧管同住一間臥房，所以他們倆談天的機會也格外地多；苟盧管自從頭一天和他談起自己眼裏的洪博士而王方問絕沒有否認之後，因此一到夜晚歸到臥房，總對他唱著這個老調兒，儘管在經過的兩三年多的光陰之中，中國還找不出一個甚麼姓洪的部長。

但是王苟兩人的友誼，却一天一天濃厚起來。每逢假期到校外散步，即使是無聊地去參觀那些像小山一樣堆在海邊的蘆鹽，他們倆也是同著去的。這一天的會，既然意義重要，當然更要同走了；何況乎苟盧管昨天就受了洪博士手下兩個

課長的，舒白二將的吩咐，叫他拉人到會，並且還叫他遵守某一些條件！

因為根據他們的消息，雷德士的被選希望很多：一則他是本市的人，二則他又是本地某大學畢業，三則他是個很合於當議員的有名的政治學專家，不像洪博士是個和本市向無淵源的山西籍的化學博士。所以舒白二將，決定要在這一天用一種在自己視為必勝的非常手段，叫洪博士奪得被選的先聲，叫洪博士的競爭對手受一個迎頭的打擊。

王荷二人在會場門口簽了到，就挑了一條不當衝要的長凳坐下來。這時候，到會的人約莫有三四十個，大半都是理工大學的人，另外的那一小半裏面，還有五六個女的，從年齡上看來，大概都是附近小學校裏的先生了。

會場是一間三面都有窗子的大教室。太陽從東南角上斜射進來，雖然不能殼把北方四月裏的空氣溫度升到怎樣高，可是已經叫人有些目眩。荷盧管抬頭向四處一望，就看見舒子熙正在講台跟前一隻角上和沽陽中學的校長程麻子談天，從

舒子熙那雙嵌在滾圓微紅的臉上的小眼睛裏擠出來的笑容，以及程麻子的恭敬樣子，荷盧管覺得洪博士已經占了勝利；因為這次替他拉攏本區小學教職員的就是程麻子，現在一個有笑容，另一個很恭敬，所以若盧管就對王方問說：

——老王，我看風色很好，爲甚麼還不開會？開了會，我們一齊來投票，不是就妥當了嗎？

——聽說還要等市黨部派來的監視員到場，我想還早罷。

王方問這樣一說，荷盧管祇好權且睜開那雙發呆的大眼向四處亂瞧，好像是靜候「將官們」如何來支配自己。一會兒，到會的人漸漸多了，然而開會之說似乎還遠，荷盧管看見後來的那些人，既然自己不大認識，並且他們又不和程麻子打招呼，所以他又向王方問說：

——老王，「他們」的人越來越多，我們的人還不過這幾個，連白課長都還沒有來！您看，快到十一點了。

王方問沒有回答，就立起來預備去攷察情形，恰巧這時候，一個矮子，白雄萬，匆匆地進了會場，他才仍舊坐下。白矮子走到了舒程兩個的身邊，全場祇望見他的嘴巴動了兩三下，就三個人連忙一齊同出會場，走到扶梯口邊面帶笑容立住。登時，全場的視線都集中在他們的身邊了，集中在他們三個一般高的矮子的身邊了。

當然，會場裏的鬆懈的氣壓，也同著視線緊張起來：老頭兒來了，老頭兒還帶著二十多人來了。

程麻子握住一隻擱在講台上的銅鈴搖起來，一陣半嘶半啞的破鍋樣的聲音，就鎮住了會場的種種聲浪；後來，他就以東道主的地位執行了臨時主席的職務。

法定的儀式舉行過了，第一個提議，就是推舉本會正式主席的問題。有一個人用全是鼻音的山西國語說道：

——本席，楊寶時，推舉洪博士做主席。

臨時主席恭而且敬地從容向全場說：『贊成者請……』這句話沒有說完，好幾道聲音喊着：『附議！附議！』

洪博士春風滿面地就位了——他雖然面色有些蒼白又有些兒瘦，可是配上一圈連腮鬍子，倒也還有精神。開始，他先向市黨部派來的監視員致敬，次向程校長致謝招待本會的殷勤，然後向全場呵一呵腰，就提出一個議案：請擴充主席的人數，成立主席團。

不到兩分鐘，這議案就成立了，通過了。主席團的人數是三個人。第二個問題，就是主席團的人選。

程麻子和舒子熙，都先後經過推舉了和附議就加入主席團了；現在要討論的事，就是本會會章。

一個說本地話的西裝少年，主張當場推舉起草委員在會後起草，第二次開會

再來討論；一個說山西話的起來反對，理由是這樣時期就會延到太長，主張當場起草當場討論。兩方面爭執了十多分鐘之後，才另外有人請主席把兩個議案付表決。這時候，洪孤避開主席的地位發言了：

——本席另有第三個提議：前天第三區的分會，已經開過了成立會，本席主張採用第三區分會會章做藍本，請今日到會諸君加以相當的修正，作為本區分會會章。這樣似乎折衷一些。並且他們的會章就在我這裏。

登時就有人附議了；並且那個說山西話的立起來撤回自己的提議，請主席把洪博士的提議快付表決。那個西裝少年却認為應當先行討論，再付表決。

然而，第一第三兩個提議，終於都付過了表決了。得勝的偏偏是第三個。不過問題又發生了，就是洪博士身上的第三區分會會章祇有一份，而會場裏的人却有七八十個之多，所以那個西裝少年主張：「延會，等明天把第三區分會會章用油印印好之後再開，這樣才是慎重之道。」當然，又有說山西話的來反對了，說

是：『當場宣讀，很可以了然；』可是接着又有說本地話的來反對這個宣讀的辦法。於是爭論又起來了，儘管這一面似乎人數不多，可是理由却並不弱。

忽然，那個監視員起立了，白雄萬趁着他還沒有發言，連忙也立起來提高一道尖而啞的聲音說：

——主張油印，當然是很有理由的，因為眼見當然比耳聽來得可靠。不過本席以為祇要眼裏能殼見看第三區分會會章，何必定要有油印，所以主張最好是現在就把他們的會章寫在黑板上逐條討論，以定取舍。這樣，又可靠，又省時間。

白雄萬的提議，又照刻板的手續通過了。一枝粉筆，就從洪博士的手裏，卜藁卜藁觸到了講台後面的黑板上來，第三區分會會章，也就從洪博士的手裏，一條一條搬到了講台後面的黑板上。同時，會場裏幾位熱心的人，都拿着鉛筆又把黑板上的條文抄到紙上：會場裏的氣壓，儼然是教室式的了。

不到二三十分鐘，會章居然由藍本上的那幾處載明「第三區」的字樣改爲「第

「區」之後，就算通過了；然而洪博士已經滿頭是汗！荷盧管這時候聽見後面有人用山西口音說：『老洪真賣力！』另一個又說：『他真忠厚長者，大可以不必親征。』他正想回頭去望是誰，忽然瞧見全場的視線都向會場的門口移過去：有十多二十個人在步聲雜遝之中走出會場了，那個屢次發言的西裝少年也在其內。

會場裏秩序看來是不大好了，楊寶時挺起了高大的身軀請主席維持秩序，並且提議改今日的籌備會爲成立會，末了他還用他那剛毅木訥的音調下了一個結論：

——既然本會會章已經通過，既然本會會員又到了四分之三以上的人，祇要會場裏多數贊成，這個成立會是很合法的。

——本席承認這個辦法和民權初步不相違背，一個人用廣東口音說，對於楊同志的提議附議，請主席速付表決……表決。

他末後這兩個字喊得很高，如同喊口令或者喊口號一樣；立在講台上的洪博

士竟像機械似地跟着他也喊了一聲：

——表決。

登時全場也像受了習慣的支配似的，幾十隻胳膊同時高舉起來，舒矮子數了一回，也着眼睛帶着笑容報告道：

——會場裏的人數是六十三，舉手的一共有五十六，就是贊成者在八分之七以上，在百分之八十七點五以上，幾乎是全場一致的！本會今日當然開成立會。

一會兒，成立會的法定儀式又照法定手續舉行過了，並且又產生了幾個法定的委員；白雄萬忽然提出一個臨時的緊急議案：

——今日本會能設在至短的時間依法成立，當然是很快意的，然而已經耗費了兩點多鐘。現在我們要辦的事，第一就是教職員聯合會到京裏出席的議員的選舉。不過將來免不了又要耗費許多光陰。所以本席臨時動議，把本區選舉議員的事提前舉行，就在今日投票；再請選舉監督加以追認。並且我們還有市黨部派來

的監視「委員」在場，投票之後就請監視委員把票帶回去開票，這種辦法是絕對公開的。請大眾討論。

那位監視員趙趙地起立身來，歪着身軀一半對着洪博士一半對着會場說：

——本席今天奉派到會，責任是有一定……一定的……限制的。剛才這個臨時動議，和本席……權限相離……太遠，不能……不能盡……監視之責，請提議人最好是……最好是撤回提議。

這時候，許多聲音一齊喊着：「我們今天要選舉！要選舉！要選舉！」在這種聲浪之中，監視員祇好望着洪博士，洪博士也祇望着他，不過一個是臉上露出受窘的神情，一個是亂草般的濃髯之中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似乎肉裏含着微笑。

忽然有人發言了：

——本席，楊寶時，以為監視委員應當服從民意；尤其本區分會會員既然以個性的表現處理本區分會的權利，監視委員是應當相機變通的！是應當相機變通

的！這樣辦法，市長選舉監督將來一定會承認，一定會承認……

說到這裏，就聽見『是應當相機變通的！』和『一定會承認！』的呼聲，在會場層出不絕了：楊寶時格外提高了剛毅木訥的音調繼續又往下說：

——請主席注意，請監視委員注意！既然本區的民意是這樣的，請主席速付表決！速付表決！

這樣一來，呼聲又移到『速付表決！』四個字上面了。那位監視人員帶着滿面的苦笑向大眾說：

——諸位的熱心本席很……感動，不過和今日開會的意義，相距……似乎過遠一點，所以祇能把諸位的熱心，報告市黨部和市政府兩方面以供參攷；另外的事，還是請諸位別籌一個妥當的辦法才好，別籌一個妥當的辦法才好……

這時候，洪博士祇一反一正捋着自己的長髯，程矮子祇抬頭望着承塵板上的蒼蠅爬來爬去，監視員進退維谷地立在他們的右邊，極力想如何才可以漂亮地打

開這個僵局。舒子熙本來坐在一傍翻閱一本簿子，看見將成僵局才立起來說道：

——本席以會員的地位來和大家商量一下：民意固然是應當尊重的，不過事實也應當顧慮。即令今天市黨部派來的監視委員答應我們選舉議員，我們在事實上還是不能選舉！選舉票呢？票箱呢？一樣也沒有！那末我們怎麼樣選舉！

那監視員也跟着說：

——事實上發生困難，怎麼樣選舉！諸君的民意暫緩表現罷。

苟盧管聽到這裏，以為舒子熙把事情弄糟，氣憤憤地連忙起立來說：

——那算甚麼，票子和箱子，我們在學校裏早已……

這時候，王方問的身邊有一個人像是埋怨似地輕輕噉了一聲：『苟盧管，留心。』不過苟盧管並不理會他，依然接下去說：

——……早已安排好了，並且都帶來了；現在祇等使用。舒課長又這樣來說，難道是……

舒子熙真發急了，臉上格外緋紅，白雄萬連忙高聲打斷苟盧管的話：

——剛才舒主席和監視委員都顧慮到事實，自然很有見地；現在有了選舉票和票箱，那末不僅解決了事實上的困難，並且表現了民意對於今日選舉的堅定。

既然如此，請主席付表決：凡贊成今日選舉議員者舉手。

洪博士也用山西口音照樣喊了一聲，幾十隻胳膊又都舉起了，程麻子顛起脚尖，昂起腦袋，伸起指頭，一條一條點下去，末了高聲說：

——五十八，多數，議案通過！

監視員徒然在講台上說了兩三個沒有被人聽清楚的字眼；台下早有幾個人，各自從衣袋裏取出多特製的選舉票分途發給到會的人，同時舒子熙低頭望地上一指，程麻子就從講台上的講桌下面，取出了一個用信箱改充的臨時票箱，放在那個高約二十寸的講台上面。洪博士牽着那位監視員在黑板旁邊一隻角上低聲密談，從他那一下一下點着的腦袋看來，苟盧管知道他對於洪博士的高見，是「有

聽受而無問難」的。

寫票和投票的動作，把會場裏氣壓化爲很和煦的了。守櫃的一個是楊寶時，每逢有人把一張票從櫃子前面那條小縫裏塞進去，他臉上的橫肉在那幾秒鐘裏，總掛出幾絲笑容，另一個是沽東小學的一位女教員，她雖然立在楊寶時的對面，不過神情活像一個立在街口郵筒邊的閑望的巡警。等到選舉票都投齊之後，他們就把那兩張久已預備了的封條粘住票箱的口子；然後再把箱子放在講桌上。

議場又恢復了開會的形式了。那個用廣東口音說話的，提議請監視委員在票箱的封條上簽字證明。監視人員立起來說：

——諸位，我們不必談到何等條文，以免徒然引起種種妄費時間的討論；單就今天本席到會的任務而論，權限甚爲明瞭，簽字一層，委實沒有包括在範圍之內。所以……

他說到這裏，把雙眼移過去望着洪孤，並不往下再談就坐下了。登時又有許

多人七嘴八張地說起來，意思不外：『簽字這層也是民意；』不過直到噙噙地鬧了三五分鐘之久，才有人立起發言：

——請監視委員意注民意，我們是要請委員簽字的。

——這一層我實在抱歉，那監視員帶苦笑說，在法理上本席沒有簽字的……責任。

——本席有一個意見，那個廣東人說。監視委員先頭說是選舉議員在事實上有障礙；然而我們早已用了預備功夫把牠掃除了，因此就投過了票，在監視委員的監視之下投過了票。既然如此，自然要監視委員簽字證明，才足以表示慎重。現在監視委員却又高談法理拒絕簽字了，那是否認事實嗎？

——這一層我實在抱歉！他依然從良心上這樣說。

——抱歉是監視委員的責任嗎？那廣東人衝口而出地說；若不是責任，那難道是權力嗎？民意要簽字，總而言之！

那監視員有點不自在了，臉色微紅，恭而且敬地向洪博士說：

——現狀到了這樣的地步了，請洪博士用個人的聲望維持會場裏的秩序；最好是……最好是大家不違背法理，強人所難。

洪博士也跟着向大眾說：

——用個人的聲望維持會場裏的秩序；最好是大家不違背法理，強人所難。這是要緊的事！

這一來聲浪略為恬靜了，但是也有三五道嬉笑之聲；白雄萬在這當兒上發言了：

——今天承監視委員到會，並且又監視我們投票，這真是應當感謝的；我們自然還應當明白監視委員在立場上的苦心，來打開目下的困難。本席以為今天開會的主席團，監視委員當然已經承認，而我們的投票又是經主席團付過表決通過之後執行的，那末至少主席團當然承認我們的投票合法，監視委員至少承認我們

其 工

的投票是由主席團付過表決通過的；既然如此，本席主張請主席團在票箱封條上簽名，由記錄人在會議錄上記出簽名的經過，末了再由主席帶團照章在會議錄上簽名，請監視委員照章證明今日的監視，那末法理事實就都兩無障礙了！

「贊成！贊成！」一片人聲爭先恐後地喊着。當然，問題就這樣解決了。當然，大會也就沒有旁的事了。

在散會的時候，那個廣東人又像喊口號似地高聲喊着：「我們不要忘記票上的姓名，同事們！我們不要忘記票上的姓名，同事們！」然而那些肯跟着喊的，似乎並沒有重新回到會場裏來；祇有楊寶時拍着他的肩膀說：

——老森你真肯賣力，好廣東仔！好廣東仔！

這天夜晚，苟盧管在臥房裏向王方問談到洪博士的時候，論調裏又有新的發展了，他說：

——老王，您看，今天的事結果很好，老頭子總算是已經當選了！吃飯的時

候，舒課長和白課長都說：『將來到京裏把會一開，老頭子至少要做一個部長！』  
那時候……那時候……我也就要進京了！哈哈！哈哈！……

王方問在這陣神經質的笑聲之下，祇抬頭望着房裏的電燈，口裏斜斜地向上含着那支石印牌的香菸，心裏像是想着傍的事。

四五天之後，荷盧管天天在報上尋覓消息；可是那隻臨時票箱裏的結果，始終沒有在報上宣布出來。他一連又等了十多天，不過新的光陰，仍然不能設滿足他的期望。他終於懷疑了，很懷疑了，想要問問舒白兩個矮子，却又不敢開口；祇得向王方問說：

——老王，您記得嗎？那一天，監視委員上車的時候，我親眼看見舒課長把那隻票箱子斜斜地擱在他的身邊，白課長格外又推了一兩下把牠弄正；現在消息全無，敢是他忘記了開票？敢是他在半路上被「他們」打了劫？

# 李青崖所譯之文學書

由商務印書館發行者

四版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選本一)

再版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選本二)

三版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選本三)

波華荔夫人傳(弗羅貝爾著)

波納爾之罪(法朗士著)

藝林外史(法朗士著)

木馬——喜劇(安瑞等著)

由北新書局發行者

四騎士——歐戰小說(伊巴涅茲著)

由開明書局發行者

俘虜——短篇集(左拉都德莫泊桑著)

## 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

共二十二集 已出九集

每冊實價六角

(一) 啞啞小姐集

(二) 苜蓿荻集

(三) 鴿 鴿 集

(四) 羊脂球集

(五) 霍多父子集

(六) 遺產 集

(七) 珍珠小姐集

(八) 薔 薇 集

(九) 蠅子姑娘集

北新書局發行

上海 實價四角五分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著作者 李 青 崖

發行者 邵 浩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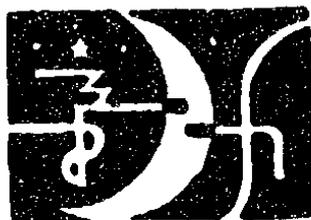
出版者 新 月 書 店

新 月 書 店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北平米市大街

S

8)



.6  
-4